



07155

始豐亭景十四
香齋補遺一齋
增錄一齋

徐惟琨
題



光緒甲午錢塘
丁氏嘉惠堂刻

始豐亭景十四
香齋補遺一齋
增錄一齋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始豐橐十四卷

明徐一夔撰一夔有藝圃梭奇已著錄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曰大章遺橐罕傳余於京師見之新城王貽上所凡四冊比余家藏者倍之然驗其目無詩猶未是足本案今行世凡二本其一本六卷當卽朱彝尊家所藏此本自一卷至三卷爲前橐自四卷至十四卷爲後橐皆雜文無詩當卽王士禛家所藏矣據千頃堂書目載一夔始豐類橐十五卷此本所佚不過詩一卷耳其文皆謹嚴有法度無元季冗沓之習其與王禕論修史書明史載之

始豐橐提要

一

於本傳陳繼儒嘗稱其宋行宮考吳越國考研核精確王士禛又稱其錢塘鐵箭辨精於考核其歐史十國年譜備證一篇謂歐陽氏於吳越改元止據寶石山制稱寶正六年爲證一夔復得錢鏐將許俊墓磚有寶正三年字以證歐史之不誣又謂元瓘襲位後不復改元立說皆有根據觀其所辨始知明嘉靖閒錢德洪所撰吳越世家疑辨謂改元之事別無證據者特爲先世諱耳是又多資考證不但其文之工也

明史傳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工文與義烏王禕善洪武二年八月詔纂修禮書一夔及儒士梁寅劉于曾魯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夔蔡深勝公珍並與焉明年書成將續修元史禕方爲總裁官以一夔薦一夔遺書曰邇者縣令傳命言朝廷以續修元史見徵且云執事謂僕善敘事薦之當路私心竊怪執事何惓惓於不材多病之人也僕素謂執事知我今自審終不能副執事之望何也近世論史者莫過於日歷日歷者史之根柢也自長壽中史官姚瑋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撰日歷日歷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

始豐彙傳

一

有春秋遺意至於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紀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歷之修諸司必關白如詔誥則三省必書兵機邊務則樞司必報百官之進退刑賞之予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啟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無不隨日以錄猶患其出於吏牘或有訛失故歐陽修奏請宰相監修者於歲終檢點修撰官日所錄事有失職者罰之如此則日歷不至訛失他時會要之修取於此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元朝則不然不置日歷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

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
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
歷閒虞集做六典法纂經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備
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又有此書可以參稽
而一時纂修諸公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
大年輩皆有史才史學厪而成書至若順帝三十六年
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采訪以足成
之竊恐事未必覈也言未必馴也首尾未必穿貫也而
向之數公或受官或還山復各散去乃欲以不材多病
如僕者承乏於後僕雖欲仰副執事之望曷以哉謹奉
狀左右乞賜矜察一夔遂不至未幾用薦署杭州教授

始豐臺傳

二

遺還

徐教授文集序

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歿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彛倫賴之以敘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

始豐稟序

一

神侷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橫捭闔節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澀棘滯啣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度辭隱語雜以詖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釜並陳春穠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昧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場茸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徧舉也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爲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前

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也宜哉丕也惡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粲然載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卽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卽文也道積於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務明道縱若蠹魚出入於方冊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自孟氏旣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髓春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

始豐稟序

二

之所著妙幹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感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背而去之吾友天台徐君大章賦資絕倫自少學文卽期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寘念慮於其間含積旣久煜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嘗召入史館與修大明日厯遂出教授武林日以橫經講道爲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水之赴壑當修日厯時予適爲之總裁每與大章論文竊歎今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爲然去歲過武林獲觀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門人之請漫爲序其篇

端鳴呼世有豪傑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余說
爲不謬苟非其人則以好高尙誇尤之矣予一聽焉無
事乎辨也金華宋濂撰



始豐臺序

始豐藁卷之一

前蒙

雜述

徐一夔大章著



讀韓文公薦士書

史稱韓愈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今讀其與陸員外薦士書信其能成就後進士也書所列自侯喜以下四人則備言其文行自沈杞以下六人則或稱其文或著其行且曰今天下之士不可遽數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以今而觀侯喜諸人時天下之有道而文者豈復有賢如愈者哉自愈而論當時之士誠未有當其薦者雖然天下之材大小長短各從所賦而未嘗無也謂天下無材者是厚誣天下之人也矧人之材所以爲世用其不用者不幸也且天下之事如此其多也一人能集之乎不可也朝廷之位如此其廣也一人能兼之乎不可也不可責於一人則大者長者小者短者當各適其用而不可有一之或棄愈有見乎此惟恐己之不知人之不用國家曠官廢事是懼是以不敢薄待天下也當是時穆宗嘗欲大用愈而沮於皇甫鏞輩使愈大用豈曰論薦云乎哉此則當時士之不幸也嗟乎今天下之士如侯喜諸人者蓋有之矣不聞有論薦如愈者何也大抵負材名而驟進者恐其軋已而不欲言處祿位之崇高者既不屑與貧賤之士接又不思求賢爲國之義夫恐

其軋已而不欲言者量不弘者也不屑與貧賤之士接與不思求賢爲國之義者心不忠者也不弘之罪小不忠之罪大不弘不忠而曰天下未嘗有材焉者是謂厚誣天下之材之人者也嗟乎今天下之大豈真無其人哉吾嘗求之矣脫有人能識此者非其才名不足取信於人則其位在疎遠不信之地其敢責以愈之爲耶或曰愈之論薦於陸蓋當時取士之法然爾今取士之法與唐異殆不可以此責人也不然吾所論者君子拔賢爲國不自厚之心夫豈論其法之異與否哉苟今之取士與唐無異有如愈之論薦者乎吾不敢言也嗚呼安得有如愈者復生于今時以薦進爲己務俾向之所謂不弘不忠者有蔽賢之誅之懼非特士之幸也亦天下國家之幸也

讀鄭虔傳

按鄭虔傳鄭相如告虔曰天寶十三年逆臣僭亂當汗偽官願守忠節相如言時開元三十年也及安祿山反虔果陷賊中祿山署虔水部郎中虔念其言稱疾求攝市令事平議罪虔得減死論貶台州司戶夫爲臣死忠理之常也虔以相如豫告故不受僞署不然則受之耶讖緯之學聖賢所不道宋景文撰唐書敘事嚴簡而汎及符讖雜說非以爲訓也以著虔之不知自守爾覽者無惑焉

織工對

余僦居錢塘之相安里有饒於財者率居工以織每夜至二鼓一唱眾和其聲驪然蓋織工也余歎曰樂哉且過其處見老屋將壓杼機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數人手提足蹴皆蒼然無神色進工問之曰以余觀若所爲其勞也亦甚矣而樂何也工對曰此在人心心苟無貪雖貧樂也苟貪雖日進千金祇戚戚爾吾業雖賤日傭爲錢二百緡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養吾父母妻子雖食無甘美而亦不甚飢寒余自度以爲常以故無他思於凡織作咸極精緻爲時所尙故主之聚易以售而傭之直亦易以入所圖如此是以發乎情者出口

始豐彙卷一

三

而成聲同然而一音不自知其爲勞也頃見有業同吾者傭於他家受直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藝固過於人而受直與眾工等當求倍直者而爲之傭已而他家果倍其直傭之主者閱其織果異於人他工見其藝精亦頗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勝十工倍其直不吝也久之又以吾業織且若此舍此而他業當亦不在人下去事大官善其逢迎之術竭其奔走之力貴富可得也柰之何終爲織家傭其後果事大官廁在眾奴中服役于車塵馬足者五年未見其所謂貴富之機也又如前者五年一旦以事觸大官怒斥逐之不使一再見又所業已遂遺忘人亦惡其狂不已分不肯復傭以織至凍餓

以死若人也吾謹用以爲戒如之何而弗樂余歎曰工知足者也老子曰知足之足常足工之謂也因著于篇工凡十人與余言者姚姓云

解

推命解

昔荆國王文公不貴推命其言曰君子脩身俟命守道順時貴賤禍福之來有弗能沮而誕謾虛怪之說是溺余解之曰貴賤禍福之來非人所能爲也惟聖人能安之惟賢人能知之自餘眾人不借聰於人無自而知也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蠅營狗苟馳逐於聲利之場蹈禍機觸刑辟者皆是也苟有人焉就其年月日時之

茹豐藁卷一

四

所值陳其休咎使利焉而就害焉而避斯人也免戾於斯世其功不亦博乎古之史氏列序方技於功臣世家之後而不讓者蓋有以也嘉興有東谷子者居春波門用五星家躔度遲留伏逆法推人生年月日時所值貴賤禍福毫分縷析無有不驗吾慮眾人之昧於所從也乃爲之解

瑞芝解

岷縣之東有鄉曰靈芝故老相傳昔嘗有芝生其地鄉所以名也比者兵起邊境驛騷鄉人邢君某用守禦功得宰其縣君善於撫綏三年邑以治聞芝復生焉居人持以獻枝葉華色按諸圖謀惟肖當是時田夫野老歌

頌于野騷人墨客詠歎于家達官貴人稱說于朝莫不以爲瑞云余聞神仙家種芝以充食其品有木芝石芝菌芝肉芝之異故世或產芝遂以爲不常有之物而與嘉禾芝草並列余竊有疑焉使是物果爲瑞耶宜生於熙洽之世今泰運未復天地之間沴氣充滿山川鬼神草木鳥獸舉失其靈而芝生其地何哉豈其土性所宜耶抑亂極將治司造化者發此以爲之兆耶抑偶然耶不可得而知也意者天地之和惟人所召姑以往事明之霸在潁川嘉穀生堪在漁陽岐麥秀蓋有之矣是芝也其爲縣宰瑞耶不然胡於斯時而有斯物也爰著於篇

說

公葵說

吾友郭君名復以秉心字行久矣一日夢神人授以葵因易其名與字而總以公葵稱或以告余且請余爲之說余曰名稱於己字行於人名以字表字以名生本末之謂也古之人名與字總稱者亦不多見獨班固書賈誼董仲舒傳不著其字後世著作家類稱誼仲舒則名與字總稱之一證也攷之春秋則不然春秋之法貶則書名褒則書字字啗子突之類是也公羊子曰名不如字非謂其人不如也蓋謂見名於人則近乎卑見字於人則近乎尊也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師之於弟子名

之可也。或學而交同志，或仕而交同列，斥其名不可也。而郭君不以名稱爲嫌，何哉？郭君辱與余交，其立言制行，非余所能及，斯義也。必有所屬，尙當從君質之。

尙友說

君子爲學求道，其可有自足之心乎？不可也。蓋天下萬事皆有足，惟爲學求道不可以有足。足斯畫矣。古之人惟其不自足也，是以廣於取友。故近而一鄉之士，遠而一國之士，又遠而天下之士，無不友焉。猶未足也。雖古之人亦尙友之。嗚呼！學而至於尙友，未易言也。昔者孔子之生後乎周公，五百餘歲。志之所形，夢見周公尙友。周公也。孟子之生後乎孔子，百有餘歲。志之所至，願學

始豐彙卷一

六

孔子尙友孔子也。程子之生後乎孔子，孟子又千有餘歲，以不世有之識得孔子。孟子之奧使其道益尊，以明尙友孔子。孟子也。泰矣哉！尙友之云也。吾友牛君士良，字其藏，修之所曰尙友，或曰此聖賢事也。今人生而同事學而同道，以某問某，猶有不知者，而況立乎千百世之下，而取千百世之上之人友之，不已誇乎？不謂是也。聖人之事，眾人之所爲也。古人遠矣，其詩存，其書存，誦其詩，讀其書，意領神會於千百世之上。古人在是也。孔子也。孟子也。程子也。爲聖爲賢，蓋此道也。以眾人自處，而自棄其聖賢之身，祇見其誇也。余識牛君久矣，生長齊魯之邦，而從其先君子宦遊楚越之野，足之所及者

廣矣所謂一鄉之士一國之士天下之士其必得而友之矣而且以尙友爲事夫豈汲汲於小成者哉牛君間徵余說余謝之曰余於古人未之有知何足以語於此竊有告焉昔之人有以聖賢自許者矣□□揚雄自以爲孟子王通自以爲孔子實則不至而名加浮焉後之人終不許也牛君出獨見於羣靡之中思慮之所形精誠之所聚夫豈不及乎此而余猶以是告者朋友之道也他日會精微之至以不愧於古人尙教我哉

子亨字說

亨者美且達之稱凡人處困歲時相見必祝之曰亨則亨者人所願欲之辭也而致亨有道稼有姜姓者名貞

始豐彙卷一

七

字子亨徵余敷其義由名觀字其知所以致亨者歟何也名以生字由貞而亨是謂能致者也且亨義莫備於易稽之於易易言亨必以貞配之易首乾坤文王以元亨利貞贊其德至於他卦隨事以示義皆先亨而後貞則處亨之道也蓋至於離其卦辭曰離利貞亨先貞而後亨則致亨之道存焉蓋離爲卦陰麗於陽以附麗爲義其在於人則在於所附之人人之所麗利于貞貞則亨試以子言之今子方壯出而試于時才非不通也識非不敏也步趨出入在學政之地其在於知所附乎誠知所附習熟見聞脫去卑近日趨於光明正大之域其有弗亨者乎故自處而貞則道可行而亨在是矣其或

阿私苟容以僥富貴利達而自以爲亨將以誇於世俗則可而非君子之所謂亨也子善致亨因撫離麗之義告之

贊

柯氏義事贊

有序

柯遂卿者吾同郡人也讀書尙義當賊起海上時大府下令有能獲賊者賞強暴之徒並緣爲奸民死於誣者不可以一二計有販夫張某三人者本柯隣也亦爲強暴所誣幾死柯詣府辨之甚力三人得不死郡之人咸以義稱之作柯氏義事贊贊曰

盤盤海郡爲望于東家弦戶誦有鄒魯風有獬不除遂

始豐黃卷一

八

爲民仇挾海以賊肆其虔劉皇仁不殺視均赤子賊弗卽攻日益驕恣有來大臣霆震風馳夫何陳旅望洋以嬉于時廷議討賊孔亟遂資于民以塞厥責懸賞則崇召奸斯訑掠及齊民弊如午蠶始賊之來民咸鼠匿比賊之去弱肉強食繫柯卿氏好義自初道逢羣凶掠此販夫其驅如風其攫如虎以是販夫獻于公府有美柯卿義形于色力辨于公乃人弗賊是夫之誣其音鳴鳴陰雲四塞白日以晡是夫之釋其色揚揚天青日白慶雲以翔靖惟人生惻隱自躬胡彼昧者戕帝之衷揆厥所由則有攸致上急近功下益近利是用逐逐其何能淑維我柯卿有惕于獨柯卿之爲由衷之著如救入井

匪曰要譽凡百官臣視柯之行仁民愛物罔有不寧嗟
惟小子聞義斯省誦詩不遺漸播于永

東臯隱者序贊

隱者姓范氏其先在宋時有爲防禦使用醫小兒名隱
者去防禦五世傳其業益精居旁近人無貧與富有小
兒疾輒趨隱者求醫然其爲醫務利人不務利於人名
愈益顯又性至孝壬辰之寇鈔掠市井亟攜其母出沒
賊中走匿湖山之叢薄家貲不顧也且重然諾一日其
友有所請託業已諾矣他友聞之又以五十金爲奉奪
以利己不從也而從前諾其敦尙孝誼蓋如此所居錢
唐城東其地平衍有花木禽魚之樂暇日賦詩鼓琴圖
寫山川人物以爲嬉或勸之仕輒曰吾不能隨世俯仰
不願仕也因其稱曰東臯隱者賈生有云古之至人不
在朝廷必在下醫之中隱者豈其人歟作東臯隱者贊

隱者各某字思賢贊曰

自昔先民所趨靡同或隱以爲高或仕以爲通惟聖有
訓卓有義方我觀今之人仕則以爲容鼎以拄車筐以
植宮鼎折斯仆筐敗斯崩彼曷揆曷守上下用以蒙有
美隱君心夷而氣沖其行旣周其惠又以充東臯之陽
有木鬱蔥或偃而歌或踞而桐俛仰宇宙爵胡我降葆
茲貞白穆其清風寔用作詩以播于邦

夫人之在盛世居有圖史之娛出有裘馬之樂謂其爲隱也則未嘗枕流漱石謂其爲顯也又未嘗析圭儋爵是蓋不爲世故之所嬰也確矣方其調寄於一阮渺乎若孤鴻之唳層霄哨乎若寒泉之度絕壑夫又孰知其幽情遠意之所託抑欲狀其高簡其視晉人而無忤者耶

孟天暉豸冠像贊

大冠旣加華佩斯委肅若霜嚴屹若山峙匪容之盛乃德之充相此大祭敢不恪恭

孟天暉山居像贊

謂公爲仕被服則野謂公爲隱動容則雅或舒或卷心曠神夷山林之適廊廟之思

始豐藁卷一

十

壽藏圖贊

崑山顧仲英甫簡曠不羈年五十豫營壽藏并自誌其平生立之藏旁遇勝日率親戚故舊至其處飲酒賦詩爲嬉非一死生解外膠者乎君游他郡圖壽藏規製并錄誌文以自隨爲作壽藏圖贊贊曰

造化之運以亭以毒其機不息往禪來續眾萬之生氣母所司有聚斯散有成斯虧孰迷厥中而求不死彷徨服食卒戕而止不觀薪火同底於無曷不自悟繆悠是圖有顧英君其識孔卓死生一致克先眾覺謂來適然去亦若茲曷置欣戚於來去爲里有綽阜若龍起伏曰

此我歸爰協吉卜神靈攸聚風氣合完陽晶發輝陰縵
糾蟠瑤華翠蕤駢生左右文膺繡羽鳴集先後君息於
斯白雲爲期君歌於斯明月爲知人爲君危君則順適
人爲君悲君則悅懌攝志養氣無慮無營安命處順時
止時行視後千歲猶今一日形銷迹亡與造化一凡百
世人旣歿謀朝聞君之風鄙恡內消以古視今如君蓋
少披圖作贊用著有道

辭

林先生哀辭

林先生古泉者同郡黃巖人其先在宋時登進士第者
往往有焉先生生時宋已內附稍長無所於進去爲浮

始豐叢卷一

七

圖氏先生性聰敏凡六經百氏無不記覽成誦其爲文
詞下筆輒千百言如不經思慮得者自負其才復歸于
儒客吳楚閒以授徒爲業不喜表襮吳楚閒新進士初
甚易之及見其講解著述則又莫不相敬伏久之去游
京師清河元公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先後以文章顯先
生皆與之游而知先生者無如揭公揭公嘗薦于朝政
府無與爲力者不獲用今上初賀丞相當國搜羅遺逸
士擢先生教授溧陽溧陽地肥沃有魚鼈稻米之饒其
州之人夙知先生爭遣弟子來學又京師之達官貴人
過賓是州者多先生故人亦來問候羈旅三十餘年及
老始獲一命稍若自適居無何斲黃寇起溢出江以南

且被溧上先生避居墟曠守臣應敵死州人迎先生攝
州事有州將子鼓眾從賊先生聞之驚曰有是哉彼固
世爵者親往曉以逆順州將子不從卒致賊陷州境遂
害先生先生垂死罵不絕口賊磔其屍州南大樹上已
而南行臺御史出討賊引兵過見之始加衣冠而葬於
溧上錢唐之古塘僧寺有高僧曰本空師蓋先生初服
時友也且同里始先生如溧時嘗舍其處余嘗謁焉先
生既死其兄子某自溧走告師所以死狀師既爲位哭
且語余曰盍哀之以辭辭曰

先生子立兮履操以強去墨來歸兮于道之宗鄉邑寥
落兮有事遠行才則超邁兮命實不臧上林蓊鬱兮羣

始豐震卷一

十一

飛翱翔一枝不獲兮日夕徊徨鐘鼎以泰兮山林以窮
性固有自兮分或有當末路筮仕兮於此州庠祿雖粗
足兮時復不祥被賊之誣兮何有天常以舌爲斧兮思
易其狂彼懵不率兮乃取其戕天道茫昧兮禍福無方
吁嗟先生兮乃罹此殃渺彼溧水兮其波洋洋馳想風
烈兮心神飛揚之死不惑兮我又何傷

夢鶴辭

余讀赤壁賦見蘇長公稱鶴化道士事心甚異之然以
其言寓不甚泥也吳人有爲帶下醫者爲余言疇昔之
夜夢至無人之境有羽衣之士招余授以藥且曰以是
命爾醫尋化爲鶴逍遙而去其人自是醫無不效然如

長公所云蓋有之矣大抵神仙變幻無迹非尋常人所得見抑豈其人爲帶下醫有陰德及人有此遇耶然不可得而知也爲賦夢鶴之辭辭曰

華星兮纒纒明河兮如帶月承宇兮嬋娟風觸帷兮粹縹魂清兮思遠候均兮息寡神天遊兮廣莫之野遇羽人兮御青雲而來下言不接兮意銷交不豫兮形忘曰余司瘡於下土兮授余以藥之良跪敷衽以陳辭兮明授受之大綱歛裳立而衣縞兮遙引其修吭去余不顧兮睨天路以翱翔豈仙凡之弗殊抑寤寐之難詳九霄寥泬兮三山渺茫往從不及兮空伫立以彷徨

銘

始豐彙卷一

七

虛白齋銘

并序

學者以莊子十餘萬言大抵皆本老子且致嫌於近代蘇長公以莊子爲助孔子之說余故惑之未解一日讀其書至人間世見其縱論存養大要有虛室生白之喻大槩與吾儒先君子之言合吾儒先君子之言心也不有虛靈不昧之說乎此虛室生白之喻也試講以所知心之爲物官天地府萬物其量罔測也主于吾躬以應萬變其神無方一或蔽焉天地吾不得而官之矣萬物吾不得而府之矣懵懵焉貿貿焉見膠於物行蹟於事惡乎其能神故人之有心猶居之有室也室虛則白生奧內之地而日月之明不及者無他蔽故也虛斯白焉

故知心之體者觀諸虛室而已矣知心之神之不昧者
觀室之白而已矣余然後知蘇公之言不我欺也廣陵
茅先生有道之士也請余銘其虛白之齋故附茲說而
爲之銘銘曰
其文辭對之日自此人出蓋式景韓取
至陰肅肅陽赫赫氣機來往潛絡繹生有眾萬紛充斥
惟其精者我則獲天君威嚴泰宇闢寧豁晃朗無際極
以一備萬孰叵測洪纖巨細詳且悉光輝晝夜著不息
不蔽乃是神明宅有或弗謹斯閒隙膠膠擾擾形所役
一似太空雲霧隔不散何由見昭哲先生被服甫與掖
潔脩自是流輩伯有嚴齋居坐听夕致虛有道乃見白
外至內應靡有忒繫我之神諒不惑夙興夜寐尙無斃

始豐藁卷一

十四

碑

漢三老董公碑

有序

予讀太史公書至三老董公說漢之事作而言曰三老
董公其秦漢閒有道而隱者乎不然何其言之符機際
會而粹然一出於仁義道德也公之說漢高祖也其言
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
敵乃可服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至哉言乎不意文
獻斲喪之後兵戈搶攘之日有此人也蓋方是時項羽
放弑義帝公以此說高帝討之時高帝左右稱讀書如
酈生不及此稱文學如叔孫通不及此稱智術如張良
陳平不及此而公獨及之意者公在草野冥思天下之

故項強而暴劉弱而仁莫有急於此者以故發憤爲高
帝陳之不疑也公之始末史闕之卽其言想其人必秦
漢閒有道而隱者惜乎漢用其言而遺其人也爰敘而
銘之銘曰

秦政不綱義旗四舉紛紛藉藉孰爲義主緬彼有道鴻
飛冥冥不聞其聲矧見其形猗嗟董公時止時作懷寶
在躬不迷而覺劉弱項強公有深憂討逆致順公有遠
猷一言之出萬鈞不拔仆項興劉此機之發維此董公
其執不猗維茲之言允也其時公言旣用公迹愈邈推
公之蘊可興禮樂漢雖公遺公言不隳公言不隳大道
之維

始豐藁卷一

十五

漢紀信碑

有序

予讀太史公書至紀信以身代死之事作而言曰信之
忠誠一至是乎且信崛起之徒也當其事漢項羽圍滎
陽漢危甚王時欲存有降而已降則漢事去信遂自爲
王降羽王因得脫羽燒殺信吾意是時漢事未定如信
者不過苟相依乘以饗富貴而忠誠若此何可得哉漢
王旣定天下嘗斬丁公以勸忠矣而於信獨無贈典及
太史公記載刺客如荆軻聶政爲之列傳說客如蘇秦
張儀爲之列傳刑名如韓非申不害貨殖如卓王孫陶
朱猗頓爲之列傳至於殺身成仁如紀信者乃獨不爲
之列傳遂使信之大忠不白於天下後世而臨危顧身

者踵相接也爰敘而銘之銘曰
黃金可銷白石可磨將軍之志之死靡他一念之精如
霆之發視刃不銛視火不烈滎陽之圍漢累卵危委八
尺軀全一帝基死生之故夫豈易與興亡之決在此一
舉捐軀徇國有若斯人緬想光烈莫之與倫

齊王蠋碑

有序

予讀太史公書至齊王蠋不屈之事作而言曰爲臣死
忠臣人律令也士不與焉蠋嘗諫齊王不從退耕于野
未嘗居齊之位食齊之祿則齊之士也一旦燕人破齊
走王而七十餘城俱下守城之臣非不多也不逃卽降
爾未聞一人爲齊死者當是時湣王已死蠋猶區區爲

始豐藁卷一

十六

齊守畫燕人使謂蠋曰燕人高子之義將以子爲將封
子萬家否且屠邑蠋謝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
夫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攷其事與伯夷相類
蓋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而逃非有位者武王伐紂天
下是之伯夷非焉殷旣滅矣而猶恥食周粟猶蠋志也
伯夷之事幸而見稱於孔子其道光明王蠋不幸不逢
孔子太史公僅附於田單傳尾而稱說者鮮爰敘而銘
之銘曰

猗歟先生國之楨士之特也志弗隨以貞矢金石也眾
反顧以生行不惑也執義之兵返仁宅也固然獨行匪
矯激也休有烈聲軋亂賊也我揭其英髮上直也

清隱軒記

清隱軒者前福建廉訪司僉事章公宴居之所也公在癸巳歲奉先府君歸葬于洛以道梗弗進僑居錢唐之同德里其居有軒四楹戶牖明豁可愛軒前方塘水波渺瀰塘之左右藜莖茂柳相掩映公居其中嘗施施而行漫漫而遊以節其憂戚之情一旦過前貴池縣長刺馬丹君見今所揭匾實紫陽先生朱文公所書問所從來則貴池得之倚南海牙君而倚南海牙君爲崇安縣時得之武夷民家者也公請以歸喜曰是實稱吾軒且先正之手澤也遂尊而揭之閒語一夔以得匾之由且

始豐藁卷一

七

曰可記以否一夔肅瞻已謹告之曰昔在梁時蕭子雲飛白蕭字以名天下之寺歲久零落有買歸以建蕭齋好事君子雖寺額且以名齋況先正之手澤所在乎尊而揭之是也敢輒爲公記之按文公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去武夷不一舍近暇日與門弟子登山臨水以暢其性情淳熙十年先生謝江東之節始作室武夷山中凡亭軒齋閣莫不完好而加頓置之是匾必其一也相去二百餘年風雨侵陵苔蘚剝蝕曾不朽漫而其筆精墨妙猶燿然有光采若有神物扶持之者豈先生之精神見於字畫者尙不泯哉嗚呼先生遠矣見先生之手書而感慨興起云者夫亦豈止於字畫之末而已蓋先

生以高明正大之學接緒周程以趨孔孟之奧雖其道不盡行于時我朝許文正公尊信其說而表章之遂有至元之治不可誣也生乎先生之後思見先生之聲音氣貌而不可得其片言隻字於運去物改之後有不加之意乎宜乎公獲茲匾不啻若兼金拱璧而不肯輕棄也抑聞公在成均時師事前祭酒太原呂公而凡先生所說吾道之大體用之全本於己而推之人者固嘗受之心傳口授之時而驗之立身行道之際矣今也以憂去官固將移孝爲忠以展盡其所學念慮之所存精誠之所至必以先生爲準的矣此所以出警入省于茲尺咫之版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公之謂也如曰居有水木之秀而徒取清隱之美稱爲考槃之計夫豈知公者哉是爲記

孝子記

余嘗寓於秀之白苧里見里中長老道戚孝子之行未嘗不咨嗟歎慕以爲不可及初孝子之母被疾救之弗效及革封股肉以進時母已不能啖不盡一日而死孝子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哭絕而復甦踰月將葬而秀地卑下掘地尺泉水浸淫孝子負土爲墳至若邱陵然迺葬其母旣葬彷徨不忍去或勸之返孝子曰吾舍吾母何之乃附墓爲菴廬覆以茨壁以坏日伏匿其中望墓扶服頓踊三月有白芝五本生廬側人聚觀之以爲

孝徵久之將像母而事之告工以狀工未悉一日姥夢
工曰吾戚母也汝吾識之翌日工刻木惟肖孝子奉以
龕帟飲食必祭出入必告有事必禱一如生時吳門之
陷前鋒犯秀境里中豪右多遁去孝子瞪目起曰吾忍
去吾父母墳墓耶乃散財集子弟若干人保里中時他
里焚略幾盡而白苧完好如故公府將賞之孝子謝曰
吾爲墳墓舉爾賞不願也嗚呼戚孝子之行非聲音笑
貌爲也由乎天性發見精切故能爲人之所不能爲如
此余聞戚氏之先有諱同文者當五代干戈之際抗志
不仕善事祖母號正素先生至子若孫以孝友爲家法
致位卿相南豐曾公稱其行應禮義世世不絕爲宋世
家孝子其裔也戚氏家法不替故如是耶孝子名敬字
秉肅嘗用部使者薦爲文學掾歷二十年猶未徙官人
以其孝不斥其名與字直曰孝子云

雙梧堂記

嘉興之祥符寺在學宮之偏至正十九年夏余遊學宮
既聞弦誦之美閒一過寺時東雲海師方主寺席而友
人四明周致堯亦以文學之職僑東雲所延坐堂上窗
牖虛敞几榻整潔其外碧梧二離立若拱文柯接葉覆
蓋堂下地可二畝許翳然綠雲也三人者危坐良久涼
意颯至清潤襲人一時神思殆若處乎塵囂之外有頃
海師指二梧歎曰吾儕今日得蒙被其蔭夫豈偶然昔

在仍改至元之歲前住山旣建茲堂并植之垂二十年
矣日者兵燹之烈比屋皆燬吾寺巋然獨存而二梧得
無恙時時思之必有神物者主焉不可得而度也否則
曷有此哉致堯因命字堂曰雙梧師曰此吾意所欲也
幸相與成之因屬余記余惟物之成任壞空相尋於無
盡蓋各有數存焉是故以我觀物物也我得而有之以
物觀物其成其任其壞其空我何所容其私嗟乎獨植
物哉天也地也人也凡有形者皆是也由是高世之士
以萬形之轉轉于前而不可以迹泥也反而觀之心心
之體湛然無滓也何物可以累吾虛心之量廓然無礙
也何物可以累吾大造詣之功至有非言語意識之所
能及則於物乎何有今師遊方之外夫豈畱意於物者
抑亦世俗所謂未能忘情者耶師謝曰子誠知我者請
誌之

看山樓記

余至海昌嘗怪其地平衍爽塏而無大山長林以爲映
帶東行六十里至于黃灣而山始出黃灣地瀕海外障
波濤之激衝而內固聚落之生息者則皆山也灣之上
馬氏世居焉馬氏之子弟有曰綱者靜重而慎密方以
種學績文爲事有樓在屋廬之側題曰看山而日藏脩
其中今年余至其處延余樓上坐窗牖四敞指謂余曰
岡巒起伏紆縈妍秀若翹翼飛舞而西者此鳳山也孤

嶂特立隆崇突兀若屏風橫峙於北者此黃山也連峰散出巉巖秀鬱若芙蓉發豔於青天白日而鷺入乎武原之野者此澈浦諸山也先生試寓目焉余曰佳哉較其形勝雖無匡廬九華雲門天台雁蕩瑰奇靈異之狀然得此於斥鹵莽蒼之中譬之適異域者見似人不亦快乎雖然吾有以告子岡巒之積然崖壁之屹然山之質也四時朝暮草木榮悴而紋粲然日星出沒而光昱然雲烟開斂而容盎然雨暘晦明而氣充然其所以變化不一者山之文也子而安茲樓也看其積然屹然者以厚其質則脩諸已也必至看其燦然昱然盎然充然者以培其文則見諸用也必達子而看山以心不以目

可也不然斯玩物耳昔王徽之在桓冲府冲問以府事徽之方拄頰看山徐對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徽之豈欺冲者要必其中自有所得而人不及知之耳徽之事業不多見而西山之名傳之天下後世豈徒然哉子承世業而父賢而知教又方年富時雖多艱俟河之清未晚也他日學成出用里之人過子之樓指曰此馬氏子讀書之所也則山亦若增而重矣顧不美歟嗟乎士患無志爾有志而無成吾不信也綱字公著蓋嘗從余游云

始豐藁卷之二

前藁

徐一夔大章著

記

晏居記

杭郡民廬比轆如櫛而壽安坊當闐闐四達之衝又最囂處也今浙省左右司員外郎張君光弼之居在焉屋數楹甚湫且隘門垣外囂塵闐如也君甚安之或曰小人射利惟贏之爲務乃不惡囂員外君日乘高蓋車從丞相論決政事降登出入在乎華堂粉署之閒今卜私第不於爽塏是擇其故何哉君漠然不以爲意方自署其楹閒曰晏居且謂一夔曰傳稱晏子之居近市雖湫

始豐藁卷之二

一

隘囂塵弗易吾居甚類之願自附焉子幸爲我記之吾於是知君之所以市居者矣夫踐歷華要宅高曠而處深靚以適其身故所宜也然地位峻絕不與人事接則耳目不能無蔽宜君有弗安者焉是故晏子之居市也物之貴賤無不察而知之非徒然也方齊景公繫於刑以踊貴屨賤告而景公省於刑仁人君子之用心故如是也今君之居壽安也大官貴人與凡布衣韋帶之士由茲坊而東西者必叩門上謁君則攝衣出迎引賓上座與肆議論下至閭閻之老工商技藝之流或有陳說亦必曲爲之盡天下之事當無有不悉施諸有政將不止於一事之諷而已且吾聞之晏子相齊三君食不重

內妾不衣帛名顯諸侯數百載之下太史公聞其風采猶欲爲之執鞭其賢不可及已獨念當是時公棄其民而政在陳氏晏子於區區貴賤之事則務陳之而於國之大計則有未嘗數數然者他日乃與隣國之大夫加竊歎焉何也君剛簡亮達故左丞楊公提兵鎮江浙時用材略參謀其軍府事聲望赫然旣而退處西湖之上麤衣糲飯著書賦詩以自佚其有用之身較其風裁不知自視晏子何如也乃今江浙之地未全歸于版圖丞相用便宜命表授君爲從事廓清之略克復之勳亦惟一二左右是賴無或如晏子之舉其細而遺其大可也雖然今之人未嘗不慕古之人也惟善學者鮮魯有男子學柳下惠柳下惠之所可者魯男子以爲不可此所以爲善學柳下惠者若白圭自以爲禹揚雄自以爲孟子王通自以爲孔子君子終不與也大抵尙友古人必也權輕重取舍於心術之微而後爲至夫豈曰居室之類而已以君之高見卓識顧豈有待於余之言哉余言之且以告凡慕古人者

西溪隱居記

西溪在嘉禾郡城之西三里溪流迴合匯而爲涇貫而爲港微波細漪皆潔妍可愛初郡之置以秀水名志稱秀水在北門外西溪其支流也緣溪上下長坡平陸漫衍曲折若龍蛇馳騫樹木散出篁竹藂生隱如深林絕

壑今鮑先生之居在焉先生之居逐溪而成屋數楹在竹樹中高亢軒豁有蔬可茹有桑可蠶有牲魚酒醴可以供祭祀賓客旁無雜隣農家魚舍參差相映大官貴人老生名彥非來謁者跡不相及白日悠永沙禽水鳥之泳翔村歌野唱之響應輕舟短楫之來往舉不出於顧盼之外誠類夫隱者之居焉初先生世居崇德州之北其門人有爲之卜築者徙此二十年矣丙申丁酉之歲荒墟下聚未被兵燹者西溪雖近城府而安全無恙郡人至比之武陵桃源先生安焉歎而言曰以天之福幸存此廬吾將老於此矣因號曰西溪隱居或曰鮑先生非隱者也方科舉盛行時嘗三薦于鄉蓋有志

于世用者鮑先生非隱者也余解之曰先生之薦于鄉也間會輟科而止一再試于春官又以額溢而歸逢時多故遂澹於進取雖外省用例屢授文學之職卒不以一資半級而果於行今太尉開府吳中辟爲教授亦辭不就謂先生爲隱可也雖然今國家輯寧四方將蒐羅老成之士興治立教以建不拔之基吾知不遺先生謂之不終隱亦可也唐賀季真雖仕而未嘗忘隱宋种明逸雖隱而未嘗忘仕君子不以迹論也旣而余造先生夷猶西溪之澣遙見髯叟圓冠方屨曳杖行水竹間逍遙如世外人心甚羨之趨前乃先生也揖而問之曰先生果於隱耶先生啞然笑曰我之出處君所知也時溪

上秋意蒼然先生攜余至其家治酒饌相款洽既別屬
余記之余退而列其隱居面勢與其出處之迹爲西溪
隱居記先生名恂字仲孚世爲崇德人於經邃於易所
著有易學舉隅卦爻要義行於世云

梅花易洞記

山陰胡君龍臣居越王山之下環其廬植梅數百株
而日居其間讀易因名其處曰梅花易洞且曰昔五峰
胡先生讀易巖廬自號易洞吾名亦奚不可然客來輒
不解曰甚矣胡子之欺人也大山長谷穴而爲洞嵌空
峪呀其上穹然而蓋覆其旁屹然而壁立其中廓然而
有容蛇龍居之虎豹藏焉此洞也若五峰先生讀易之

地似也今予雖依山爲屋所謂嵌空峪呀之狀無有也
其屋規模不廣制度不華覆蓋其上者獨其枝若屈鐵
之交錯其花若皜雪之燦爛所謂穹然屹然廓然者亦
無有也非洞而曰洞甚矣胡子之欺人也余乃爲之解
曰獨不觀之儒先之圖乎天地亦一洞也豈直居室哉
何也乾南坤北一上一下陰陽之宅也離東坎西一闔
一闢陰陽之門也巽承乎乾而位西南震交乎坤而位
東北陰陽之所以終也陰陽造化生生不息如循環然
昔之至人心與造化遊嘗言弄環餘暇時往時來蓋以
天地爲一環矣夫洞環類也環非實環洞豈實洞哉是
意也五峰先生知之矣胡君慕先生者也豈以弗知而

欺人哉余竊聞之聖人作易本之陰陽見乎卦辭學之者將以見夫用善觀物者卽微而知著卽小而知大卽近而知遠自一室而至於天下自一日而至於四時自一呼一吸而至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莫不悉備胡君誠有以知之無自善其身請以告我

獨柞軒記

余所僦屋在嘉興春波門外葑屋三四楹不喧不寂於居窮甚宜屋東向敞牖牖外大樹一挺然當牖中大五十圍高四五十尋稍擢根入地不知幾百尺其材堅實可用蓋柞屬也日夕視之若真人介士高冠長劔端

始豐藁卷二

五

儼自持而庸夫孺子凜然莫敢犯時方暑恒踞坐樹下陰下覆清以潤風行葉間聲琤然若秋至私竊自慶有此獲也署之曰獨柞軒云久之主人翁進曰公愛茲樹乎儂先世手植茲樹將百年于茲日者荆楚暴卒蠹聚城邑地無山林環城六七十里凡亭榭道路叢薄邱隴之植不問老弱堅脆悉罹斤斧水載陸負而來編而爲柵構而爲櫓聯而爲校揉而爲弧剡而爲槍析而爲薪於是樹之生意盡矣而吾廬之植獨存儂不知天故遺此以爲異耶抑造化之所鍾固自厚於他植也余歎曰凡物之生有幸不幸大山長谷生植千萬沾濡雨露蒙犯霜雪其材老且成時當無事家給人足宮室器用公

私畢作良工師來度材宜棟梁爲棟梁宜檣楫爲檣楫
宜琴瑟爲琴瑟宜俎豆爲俎豆其幸也一遇喪亂暴殄
於卒伍之手爲柵爲櫓爲校爲弧爲槍爲薪特不幸爾
今茲樹也其壽與否非吾所能知夫旣不殄於卒伍苟
遇良工師將舍之耶抑取之也余將爲翁爲樹慶矣且
吾聞之昔者山陰陸公務觀之帥蜀也於其舍處見大
楠四皆厯歲數百者公以蜀故僭國也王氏孟氏嘗極
土木之侈而四楠者無恙爲楠記之至今其文照映家
集言植物者有徵焉顧此樹者不兩以相比不三以相
參而涉厯世變與彼四楠者無異吾業觚翰亦將爲茲
樹記翁謝曰誠蒙不鄙儂家樹有遭矣乃記諸壁

如心堂記

始豐叢卷一

六

樵李唐君善醫其居在郡城東隅嘗燬于兵已而更作
之亢爽可居也用其兩楹之間爲居藥之室而名曰如
心旣得今左丞鄱陽周公畀之篆額而未有記一日過
余請曰子幸爲我廣如心之說揭諸楹間以爲記蓋嘗
聞之如心爲恕其說具於禮經註疏蓋恕字之文從如
從心故云然文公先生用推己之說釋恕字之義然慮
未盡也故用此說以足之究其大義不越乎視人如己
而已無他道也今唐君之爲醫以恕行之非善用其心
者乎凡人之生得乎天地者蓋渺如也然而不知自慎
內劇其心外伐其形故夫六淫之寇夫孰能免方其被

疾也呻吟痛苦而望已於人猶溺而思援焚而思拯爲之醫者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其可忽哉苟有告焉視人之疾猶己之疾可也緩急不加諸心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也此醫之所以貴乎恕也雖然知此者少也古今之言醫者必曰扁鵲倉公鵲之治病聲動諸侯而祕所傳方非恕也倉公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怨之非恕也至若陽慶倉公師也以富給故不爲人治病亦非恕也太史公不究其用心之非乃曰美好不祥之器器何尤耶夫以倉扁諸人而猶若是下此吾弗論也夫能師其術而不師其心者抑不謂之賢乎唐君敦實周慎家世爲醫而外氏又醫出也

始豐彙卷一

七

以故郡人有疾者必趨其家曰是家世醫也是能視人之疾猶己之疾者也抑亦可以謂之明恕人矣嘻此道也仲尼之門爲仁之方也此道明則天地變化草木蕃不明則天地閉賢人隱其功大矣唐君守之之固積之之厚施之之博陰騰交孚和氣充暢而其德之及人也遠然後知名堂之義不誣也遂爲之記

西嶺草堂續記

錢塘泝上人志行絕俗蚤依雲門法師受度至正中雲門來主下天竺之席上人實侍左右其所棲息則西嶺之草堂近焉西嶺草堂者唐元和中杭之高僧道標師所居也僧史稱師神氣清茂爲道旣高而詩尤精妙與

吳興皎然會稽靈徹齊名時之名人以摩雲霄三語贊之上人甚慕焉其言曰吾上視師雖不與同世而與同鄉里使師顏面肢體而與吾殊也我則不敢知苟顏面肢體不與吾殊亦奚不可及之有則其中之所存蓋可見已將謀復作草堂會兵燹日熾而西嶺之勝汨沒於風塵之中上人曾不少沮仍擇地郡城之東構屋四楹限以周垣植竹與樹其前舊有陂池春夏水長水氣上行與竹樹會清芬可挹上人閉門危坐披閱內典以探教觀之要暇則曳袖長吟顧瞻西山搜精鍊奇而西嶺岩巖宛在眉睫因亦畧曰西嶺草堂致其志也余曰古之桑門上首積行累業蜚聲一時垂名後世僧史所載

蓋亦不鮮姑以錢唐言之若聖達觀之神異辨才淨之辯博孤山圓之孤峻咸所宜慕者而上人顧獨於師是取蓋必有所以然者吾嘗思之學道之士以今慕古必取其質之近似者惟其質之近似故其慕之也切慕之也切精神念慮冥孚默契則其入道也易今人生而同世以某問某猶有不知者上人之生去師五百有餘歲而獨慕之非有所似惡能自信若是向余謁雲門於天竺見上人氣貌不凡心甚敬之別去日久其法友與余相見輒談上人行業精進而余猶未悉其蘊間一造焉草堂甫成止余就宿青燈永夜接膝蒲團之側神清思遠窺其風致隱然有上摩雲霄之意區區世相何得而

溷之哉然後知上人不徒慕也吾經有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草堂之作亦何必規規於西嶺之下哉會上入謁余請著西嶺草堂續記於是乎書

桃溪記

自余遭亂流寓無常處恒鬱鬱不樂思得幽窶之地營半畝之室以寧厥居環視無有也客或進曰世豈無有哉顧先生未之卽耳太湖之南二十里許有溪焉水泉清遠左盤右紆勢若篆籀郡志言越大夫蠡扁舟出五湖時常過其處後人思之構橋溪上曰范蠡以誌溪兩岸宜桃投核土中不培而茂望之蔚然方春始陽羣葩競發嫣紅膩白酣暘頰雨蒸爲旦氣爛若頹霞居人因

始豐藁卷二

九

字溪曰桃茅屋三四楹在桃樹中則吾家也附屋有田二十畝勤力耕作足以具饘粥聚落相湊皆務農業官租有程每相率先期而輸不俟徵迫終歲無胥吏扣門時雖爭戰過兵不及妻子皆不識兵有自城府來者言兵暴狀輒相驚訝其地若此可以言幽窶矣顧先生未之卽也嘻吾嘗觀陶靖節記桃花源事疑其地實在世外非人閒有如客所稱不出吳江烏程二邑之交非桃花源比也而不知有亂世亦異矣哉然後知天壤閒未嘗無絕境第吾鶩薄弗獲至爾客吳姓姿樸茂閒至城府從士大夫游以余志幽窶招余卜築其處因記之云

荔軒者嘉興卓器之甫據其先大父思鄉之言而作者也器之甫之先爲閩人自其曾大父由進士第知平江吳縣遭值改物僑居嘉興之甌川大父用薦起家積官至黃巖州倅遂老甌川之上器之甫謂余曰吾先大父之不能還閩也嘗自歎曰吾進不得看長安花退不得學家山荔戚乎其言之也吾兒時在旁恒記之今至于吾四世矣曾不能一下閩關擘所謂家山荔者引領南望未嘗不咨嗟太息歎之荔譜荔於果族味最美巴蜀嶺南閩中皆有之其味閩爲第一巴蜀次之嶺南爲下是荔於果族非他土得專也吾謹據吾先大父之言表茲不腆之室以寓吾鄉土之思可記以否余曰善哉器

始豐藁卷二

十

之甫知所以崇始也記禮者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甚言君子之不可不崇始也荔者適口之物君子豈固此畱意哉誠以懷土常物之大情有里閩焉吾不得而息有墳墓焉吾不得而展有族姓焉吾不得而合區區之心彷徨躑躅無以自宣此所以假土物以自見也君子於此蓋有以閔其情矣雖然人之生也在治世或出而仕在亂世或避而去固不能必安于一鄉然而歲改月化而水木本原之義寢以微泯設有子孫過故鄉里視其里閭有若異域視其墳墓有若荒壠視其族姓有若路人者蓋有之矣器之甫倦倦於所自出之地不厚矣哉余聞內附初姚先生嗣輝蜀人也僑居大江

之西先生以蜀多檀木作南禮堂示不忘蜀柳城姚文公嘗爲賦詠藹然桑梓之意器之甫之心其猶姚先生乎然則君子之去其鄉者其念慮之所存未嘗不同也登荔軒者蓋亦有感於斯矣因併識之知縣諱某州倅諱某器之甫各成大以經術世其家云

重建王貞婦祠記

浙東道都元帥周侯之守禦嵎縣也重建王貞婦祠於青楓嶺上旣成縣學教諭項昱貽書一夔致侯之意請記按青楓嶺在縣北二十五里深鬱峭拔下臨百丈之澗至治初元縣丞徐端鑿石爲屋以祠貞婦後五年僉浙東廉訪司事杜公秉彝行縣改爲木屋四楹於石祠

始豐藁卷二

十一

南五十步而近至正十八年旁郡失守祠當往來之衝官兵舍頓燬焉及侯被倅縣之命過辭行御史中丞月公公謂侯曰縣有王貞婦祠廢於兵燹宜更作之侯承命惟謹旣至外嚴斥墪內務安輯遂脩舉廢墜仍構屋四楹故址上命士卒致木石而屬幕僚李某令史陸某董其事二十四年四月也越三月告成又招失業之民如千戶居祠左右以備灑埽貞婦者夫家天台人也始國家以一將之師徇地浙東有千夫長者虜得之貞婦以計給弗卽被汙謀死未獲閒已而師還從上青楓嶺顧視嶺下澗澄澈深窈曰可以死矣卽口占詩嚼指血寫山石上而投澗死其後有司以其事聞朝廷旌之曰

貞婦而邑人因易嶺名曰清風云事具故祕書監著作
郎李公孝光所爲記及宋史列女傳嗚呼方時承平貞
信之教浹於田里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雖有強暴
之夫不敢侵陵貞女以冒刑憲不知貞婦之爲烈也及
乎治極生亂氓隸隸佳兵窮凶稔惡以殺爲嬉令妻靚女
粹就執辱慈父不能保哲夫不能庇銜寃茹毒沒爲異
類者不知其幾然後知貞婦之爲烈也夫秉彝好德乃
人心所固有吾謂茲祠之成過其下者徘徊瞻對知貞
婦奮死之烈奚獨閩閩女婦懼不幸者知所激厲而凡
悍夫勁卒亦必改心易慮不致孤人之子寡人之妻以
自快矣然則侯建是祠於擾攘之日其篤倫理裨風化
之意夫豈淺哉余旣嘉侯志又於貞婦爲里後生故願
爲之記若夫懿行奇節則有著作公之文與信史在茲
不復贅侯名某字某大名人是年十月記

嘉興路新建儒學記

嘉興之學在通越門內二百步而近肇建於宋紹興中
學迫於廟規模隘陋弗稱先時守臣亦欲斥而大之而
其地南臨廣衢西北委巷惟東面寬敞而多民廬且隣
於執政婁氏里第旣入國朝婁氏雖微而民廬猶輳集
故自宋季以迄于今莫克改作至正二十三年三月淮
南行省郎中陳公來守茲郡適丁兵燹而向者民廬輳
集之地悉皆爲墟公與教授孫某相度面勢慨然以興

學爲己任迺勸民以地售于學其不願售者則以他學地隨所擇易之得地以丈計者南北四十二丈有奇東西視南北則不及四之一遂約學計之入鳩材庀工先作論堂五間左右翼以夾室揭層軒以廣前榮堂崇三丈六尺廣三倍於崇深視廣三之二煥以丹碧塗以黝堊中設講經之座以重都授堂舊名正禮今以明倫易之次作東西步廊爲閒各十有二以趨堂廉步廊之內爲齋廬四西曰成德曰養正東曰致道曰時敏齋各爲屋四楹敞以前軒次又爲屋九楹而門術中關其外則鑿地爲池架梁以達兩廡之閒立重門于外而繚以周垣茲學至是始克大備斯役也克承公意先事趨辦者

始豐藁卷二

三

嘉興縣尹石某而董治其事規材量費則學正朱某府吏陳某顧某也公不閒風雨日一至學凡一木石之惡一工匠之怠審視程督不啻若治家事故其成不苟不緩始於是年八月某日越七月迄工明年四月二日也時一夔僑居嘉興之野承公致幣俾助教諸生且屬之記一夔固辭不獲乃作而言曰學校之設國家風化之機在焉非細故也嘗竊聞之初國家起自朔漠以威武立國未遑學校之事中統至元之際天下大定許文正公衡用儒術爲輔相凡其謀謨皆經國大計至於學校一事尤切切言之其言自國都以及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皆從事日明君臣父子之道自灑

埽應對以至治國平天下遲以十年則上知所以御下
下知所以事上而上下親睦此誠不可拔之論然當是
時國學肇建而州縣尙多苟且延祐更化上深厭吏蠹
赫然欲剝去之顧學校難須成於月日斷以科目取士
蓋將朝用其人而夕收其效也大抵天下之勢此急則
彼緩矧夫士之人以是求之哉由是學校之設始若冠
之有旒履之有絢姑具人文而已當國者以提調則付
之守令以勉勵則付之風憲自有任之者矣而受其任
者既不皆出於儒術而錢穀詞訟又從而奪之幾何不
視爲迂闊之務月更朔望相率入謁廟廷退坐論堂引
師弟子勩取儒先成說敷陳一過已則掉臂而去如是

始豐藁卷二

十四

以爲故事而欲學校有成如文正所云其可得乎循習
之久卒至人紀廢壞寇賊姦宄以迄于今弗振者職此
由也嘉興自唐季以郡置土田民物不劣他郡惟學隘
陋有乖具瞻三百餘年于茲公之來守值時艱虞顧以
學校之廢莫甚於今日思欲振而起之難以時詘舉贏
爲口遂出獨見大作茲學使廟旣克全其尊而學之方
位嚴正規模廓大締構堅密又悉冠乎東南之庠序嗚
呼此豈徒資觀美也哉誠以受國家一郡之託所繫者
重是用崇茲閎耀之居使凡學者耳目不蔽於凡近則
志氣清明志氣清明則念慮之所存精誠之所至沈潛
乎詩書六藝之府須以悠久造詣精切踐履篤至脩於

其家而知事親敬長施於其國而知尊君親上師師成風孝弟忠信之道立狼戾悖逆之習變而教道成矣雖然陸宣公郡之先哲也其言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繼自今嘉興之士寧無不負所學如宣公者出乎吾知自公之爲凡爲郡者來取法矣不然此三百餘年隘陋之學也公胡爲於難爲之時爲之不疑哉初公與其兄今甘肅行省參政俱以科目自奮參政旣以大對魁天下敷歷省臺讜言直道爲時名臣公亦首薦于鄉會朝廷輟科稍起從部使者辟暨參佐大藩出其奇謀碩畫克濟王事及爲郡取其尤病民者力言于上罷之曾未朞月政用大敷興學特其一也學始奠址工墾土得錢一窖遂用以相役人謂茲學之興蓋不偶然云公名宗義字子方參政名祖仁字子山河南人至正二十三年建寧路儒學教授徐一夔記

序

自得齋類編序

河南高公德進甫有藏脩之室曰自得齋旣得宗工鉅儒爲之論著而先隴白雲山舍亦皆有述其子異志慮其久而散軼也彙而次之合記序銘贊誌狀詩詞凡若干首將鈔諸梓題曰自得齋類編而請余序初公以清才粹質積學素行蒙部使者推擇爲掾歷中外御史府行部朔南進廉能而退貪鄙赫有聲光而恒虛心抑志

樂從宗工鉅儒遊以廣器業若故虞文靖公集歐陽文
公立曹文穆公鑑余文忠公闕戶部尙書貢公師泰監
察御史程公文今江浙行省左丞周公伯琦翰林學士
承旨張公翥危公素直學士張公以寧咸親承焉久而
相知之深是以不靳於論著非徒作也竊嘗論之國家
文章之盛泰定天厯以來敷張神藻潤色鴻業聳元德
於漢唐之上者三數公而已今公皆與之遊可謂極黃
河太華之觀而無憾者矣矧又得其論著鏗鈞炳耀可
以侈當今而誇後世哉昔唐柳侍御文學博雅盡交天
下知名士而柳州先生實其子也欲著其父之善取凡
尤厚者六十七人疏其出處刻石以傳後世君子躋焉

始豐藁卷二

十六

徐考其實不過示交遊之廣而已而彼六十七人者未
嘗有所論著如歐虞諸君子之於高公也今論著之廣
旣足以度越前人而異志梓行以貽永久其意不尤厚
乎雖然編之成一以成公志一以集宗工鉅儒之善
視世之曲學謏聞而遽以不腆之言加災于木以銜名
者相去何如也因不讓而序之公名某由御史掾出官
淮南廉訪司照磨調浙東宣慰司都事善諷詩有紀夢
集十卷異志字士敏華年篤志以善屬文稱用薦爲鄧
山書院山長云

送貢友達序

宣城貢君友達以春秋試于有司中在前列道梗未卽

會試春官用便宜命授平江路儒學正吾黨之士徵言以華其行貢氏自宋叔世以儒立家友達之從大父文靖公宏才碩學際熙洽之運職掌內制以老成博雅著稱世父尙書公以高文卓識受知今天子入備侍從出領風紀晚歲被旨開部閩南勤勞王事以歿海內伏其聲望乃父乃兄聯芳襲美奮自文學紆青紫綰組綬者亡慮數十人近世大江以南衣冠文物之盛無踰貢氏矣及兵起舉族奔浙西雖在顛沛之地咸砥節礪行守其家法不替大夫士稱焉友達粹雅而精敏有過人之資貢氏之彥也弗沮於時矢以科目進刻意春秋之學貫綜經傳敷爲大義遂爲有司所知藩府慮其濡滯乃

始豐藁卷二

七

有學正之命夫學有教授爲之長而正居其次牖導輔掖之方友達聞諸父兄者熟矣爲之不難也矧又重以春秋之學哉夫春秋爲書孔子以治法正亂世其立言大旨一本乎性命之正以言其要則在乎明君臣父子之分以定民志夫欲立教於斯世春秋之用莫大焉友達本之於家學擴之以春秋之說輔其長以爲教學校之政有弗脩者乎嗟夫求美玉者必之崑崙之邱求良馬者必之冀北之野求名人碩士者必於故家世族之門而吾黨之望於友達者蓋不止於此也他日決策大廷爲名進士受顯秩居要位垂聲邁烈世濟厥美斯屬厥焉友達其勉之哉

送瓊上人葬親詩序

臨海瓊上人蘊中之學佛于浙水西也其先君子檜屏方先生及其母夫人相繼而歿值時多艱未遑奔走以襄事恒悲不自勝居不求安食不求飽與人言輒涕泣解之者曰吾屬出家以有旁侍母過哀爲也上人謝曰吾非人子哉是何言也迄茲方成行嗟乎孝弟之道出於天性夫豈以所趨異途所學異業而有二哉而言佛者類曰爲佛之徒務究竟實際以割慈忍愛爲賢雖其至親有不暇顧若上人者又豈得以此議之哉吾聞佛在世時慮其母摩耶夫人或墮輪轉爲說法超度有孝行書具在內典近世明教者懼其義或堙復廣其說以

告凡學佛者由是言之佛之道未嘗違孝以爲高此柳州所以有取於明皜師也上人世儒家其學佛也又得名師德爲之依歸行成業隆去而遊大方大方主席爭相延致爲四眾上首其立身行道有如此者是能統合儒釋而弗偏之歸也行矣營其宅兆慎脩窆繹發引之日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動凡甲者吾鄉多縫掖之老必曰學佛如瓊公又奚云也是上人之行不徒盡道於其親抑又有弘教之功焉慧上人敏機文上人煥章其同袍友也以上人之志有足矜者相率爲詩贈之而同郡徐一夔爲之序

送錢唐二生游學序

今年正月華亭錢愷元悌唐奐有章旅謁余於秀水之東請曰愷二人者淞邑之小子也居同里學同志聞中吳大藩開館以待賓客高材碩學之士萃焉閒營紹介以從之遊然而未敢自謂有得茲見先生願益一言之教余謝之曰今之所謂磊落之士蓋畢致于中吳矣子從之遊挹其風裁聽其論議觀其猷爲必有大異於人者奚取於余之迂疏也哉請至于再不已乃告之曰天下之士不入于道德則入于權術蓋道德之說勝則權術隱權術之說勝則道德隱是故道德勝則有顏子閔子之徒離親戚去墳墓以事孔子權術勝則有蘇秦張儀之徒離親戚去墳墓以事鬼谷子大抵道德之效遠大而難至權術之效卑近而易爲竊觀春秋至于戰國相去未百年也而權術之學已軼道德而過之豈非遠者大者人所畏難而卑者近者人所樂趨也哉元悌和而通有章固而警其必有見於此矣易大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士非無志也恒成於同而沮於異古之人有同父而異道者矣有同師而異業者矣故學惟同志爲難今子二人學同志矣志于遠大而不予卑近余之望也子尙勉哉

送周山長考滿序

友人四明周君致堯精敏過人少游鄉校讀書爲辭章有聲年二十從其外氏游宦齊魯之境遂北游京師覽

觀天子宮闕之壯百官之富居無幾何會大丞相爲國
求福選天下能書者徧書大藏佛典而授以文學之職
致堯適在選中旣竣事出爲其鄉之鄧山書院山長再
調秀之宣公書院方是時致堯年纔三十餘與致堯游
者咸曰以致堯之材之年而假茲藝致身不亦左乎余
解之曰書非末技也昔人固嘗用以取士矣以書致身
亦入仕一塗也奚名爲左矧國家優崇之選二科而已
曰舉遺逸也舉進士也遺逸不常舉也進士科三歲一
舉羣天下之士而試之登名于吏部者不過百人而止
取之之目審之鄉以觀其行也求之經以觀其學也博
之詞以觀其才也問之策以觀其政也揆之於古占其

始豐藁卷一

二

一者以足名世而今責備於一人又有異者如其說者
未必得之而得之者未必如其說也嗟乎士必是塗出
其不至於老且死者幾希故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有
志於世用而較輕重於出身之際不其拘哉初致堯之
爲鄧山也教育有方里子弟來學者鱗集郡侯敬之與
分庭抗禮今其來茲書院燬已久未有能復作者時方
多故致堯以教化之地不可以時詘解請于郡侯作之
量材庀工八月而書院成致堯職文學其見於施爲已
如此去此而有民社尙可一二數哉於其行也序以贈
之

余僑居秀水上士之避地而至者無不辱與余遊廣陵
邱民克莊其一也歲壬寅大比江浙行省聚屬郡之士
而試之克莊用流寓例以詩經就試江浙預在選中克
莊年方三十氣剛而和識朗而融志果而不苟吾黨之
卓然者初在廣陵時天下承平四方無事廣陵之盛珠
玉錦繡家充戶積一時貴游子弟鬪雞走狗以事娛樂
者多其南北巷人也克莊家故饒財使去而與馳逐未
能或之沮也顧獨從師友稽經史以問學爲事視彼少
年之習漠然不以爲意及廣陵被兵扶攜妻子而南鄉
里之雄提兵踵至據有浙西一時謀人策士乘機遇會
以取富貴者又多其東西鄙人也顧乃入庠序訓生徒

取所入以給視彼得志之爲澹然不以動念嗟夫處富
貴之地而不淫其志當患難之秋而不易所守則其人
之所自樹立者固有以異於人哉今夫人挾其所有試
于有司濡墨伸紙措辭析理求不戾於程度眾人所能
克莊亦能之若夫氣足以自強識足以自廣志足以自
立不知眾人視克莊何如也昔在於唐士之舉於其鄉
而貢於朝者率從所知薦其材行然後典春官者信而
有徵以故得人爲盛今法不然也克莊赴春官余故私
列其人以爲贈言冀夫典春官者拔一士而表異之爲
世礪也

士貢于鄉未赴春官而有典校之命非盛時例也比由道阻外省慮其濡滯用便宜命命之於是錢唐張誼叔方以至正二十三年鄉貢得爲松江儒學正叔方精敏嗜學故貞居先生之從子鄱陽徐君成中之高弟也貞居清才奧學高蹈物表號一代立儒成中明經礪行秉志不惑爲一時名士二人者較其跡雖有儒墨之分然若貞居之高風成中之雅操要皆不可及四方之士固有慕與之游而弗獲者矣而吾叔方一以從子而觀道德於前後一以高弟而承教誨於左右諺有之繩尺之下無枉木叔方得賢父師若此其所造就固有異於人哉今貢于鄉使上于春官進而在五十人之列出而服

始豐藁卷二

三

官政必表表偉偉使吾黨欣快矧教職哉雖然外相固將以是養吾叔方之器業底於遠且大毋徒自薄曰此冷官也庶幾不負外相之意叔方勉之

送勤上人卒業天竺序

自佛法流通中國時君世主咸知尊尙槩莫盛於元然不特奉其像教而已不遠萬里至于西域延致佛胄爲帝者師隱然有與共治之勢由是各師鉅德各以智慧奮起以護其教元貞大德之閒有佛海大師者起于浙河之東厯主大刹說法爲人天師表數膺帝眷闡揚證悟克稱上旨咸謂有隨機助化之力則今勤上人之法祖也異時我先人以經術教授越中佛海方謝上天竺

之席歸老其得度寺且選俊秀爲其法胤閒遣三二輩
來學今上人在焉先人謝之曰吾所說性命道德不與
而宗合宜無我師佛海使來請曰人亦有言東海有聖
人焉同此心也同此理也西海有聖人焉同此心也同
此理也先生苟能啟我以東海聖人之道則西海聖人
之道亦不外是先人旣伏師之高識尤喜上人之穎異
一夔侍次閒以語及今猶記之其後上人出游大方益
求西方聖人之道行修業隆居第一座猶曰吾儒師師
徐先生云今年冬余遇上人吳淞江上歎曰佛乘之替
莫甚於今日吾佛之道自利利人杭之湖山吾祖過化
之地吾將縛茅其處草衣木食取凡內典究明三觀之
旨使誠有得於聖人之道亦奚必據狴牀揮塵拂然後
爲道之行余比見爲佛之徒其視世相而自轍者多矣
今上人不爲世相所沮而益務精進其不謂之卓然有
見者哉余游杭久中雖畱落他郡私心未嘗不在其山
之阿水之滋今焉老而無成亦將謀如上人計且夕苟
遂則將與上人結社上人歸見水光山色其爲我祝曰
毋使我社人遲遲其來也

始豐藁卷之三

前藁

徐一夔大章著

序

序灌園生

錢唐潘時雍讀書賦詩廉介自將視當世貴富雖非不願欲者使其脂韋取容以僥倖一時寧貧賤而肆志郡城之東未傅城二百步而近有地十餘畝古井一宋輦院基也入於居民久矣荒棄弗治暇日過見之徘徊相度曰是豈不足爲吾生乎旣而購得之除治一畝爲廬用其餘地析而爲畦縱橫數十塍茹菜若干品天稍不雨輒置桔槔井上俯前仰後聲軋軋如龍鳴出井水以

始豐藁卷三

一

灌已則攝弊衣履循行畦間顧見菜色青青若綠雲覆地喜曰生意若此足矣掇其脆美爲其父母妻子供具而斥其餘賣諸市中日以爲常不輟或曰錢唐陸海之府魚鹽蜃蛤之所產羽革竹箭之所生象犀珠玉之所聚街居之民用貧求富十金爲母則子百金百金爲母則子千金萬金若此者家相望也又其地爲今行省丞相治所往時承平丞相守法而已今天下多故丞相承制得自爵祿人下醫眾技苟有以自見不必去妻子違父母跋涉遠道輒致位顯要紆金曳紫翱翔康莊之衢中世以降道德之意泯矣惟聲與利可以驚動世俗子年甚富又居聲利之場不爲彼以取寵榮顧乃爲此何

哉時雍曰嘻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所能者我則不能吾亦豈能枉吾之性以我所不能爲彼之能故寧自附於農家者流使人稱之曰灌園生灌園生不辭也嗟夫習俗之移人也久矣自今以往錢唐之人不尚貨殖而尚德義不尚奔競而尚恬退不自時雍始乎余故序其出處以爲趨附聲利者勸焉

錢南金詩藁序

詩人之言貴平易而不貴奇怪橫渠先生有言三百篇之詩不過舉目前之事而寓至理於其中此最爲善說詩者夫詩情性以本之問學以充之才氣以發之思致以廓之此之謂詩不知出此而務炳炳烺烺以驚世駭

始豐藁卷三

二

俗謂之詩未可也三百篇不可尙已涉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以及國朝之盛作者代有其人大家鉅集具在也試取而讀之雖其材力所就不無等差觀其緣情指事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有平易而無奇怪至於雋永其味則悠永宏闊而反覆無窮下視近時斤平易爲庸腐指奇怪爲神俊號爲一家之體非神仙鬼魅金玉錦繡龍虎鸞鳳名花官酒高歌醉舞等語不道者何如也華亭錢君南金深居不出呻吟嘯詠在雲水沈寥之境不求人知向見豫章辛好禮有與君唱和什知君善詩比會曲江錢思復論淞上詩人亦以君爲稱首二君以詩擅名者而皆稱君心甚慕之今年夏會于菑溪

蘭若周旋旬日因舉前所說與之商榷君以余言爲然因請序其平生所爲詩余閱其詩盡卷清而不枯華而不豔整暇而不汎精切而不刻屏去奇怪之語得詩人之意焉君年向老成克自充養珠藏淵媚當有知者吾姑著其所以合者弁諸首云

齊壽堂詩序

番陽周君叔彬之二親同生於至元乙酉其奉以避亂于浙也逮今至正丙午皆八十有二而康寧如一叔彬喜曰此天以福我也爰就其親起居飲食之處署曰齊壽以悅親心叔彬方以明經起家其所與游皆能言之士遇其親始生之日至奉觴爲壽仍賦詩以悅之積而

始豐藁卷三

三

成帙叔彬屬余序之余惟天下之不可必得者人壽是也閒有得者亦未必並見于一門今叔彬之父母同生同壽又同康寧是能得人之所不能得者矣叔彬之喜宜何如也嘗試論之二老人之得壽有二焉大江之東洪流巨浸穹林邃壑環匯障蔽地脈之聯絡風氣之蘊蓄深厚雄固其人多壽國家混一之初地大物眾德洽仁浹桴鼓不驚呻吟不作閭閻田里之間熙熙皞皞生於其時者必壽自二老人言之其地則大江之東也其生之年則國家混一之初也本以山川之積而乘國家方亨之運宜其得壽有異於人者矣譬之貞松勁柏其託根也固其植榦也強其受雨露也深渥雖剛風虐雪

不能摧拔之也今夫人立於輕揚之域衰微之世上視
二老人若以朝菌議晦朔有不指以爲異者哉余嘗拜
二老人於堂上見其耳聰目明神完氣足談說盛時身
所遭逢事疊疊忘倦退而歎曰民物凋謝若二老人者
非太平之明徵也歎觀世道者尙有取於斯也若夫諸
君子之詩善頌善禱不必加評故特推本二老人得壽
之由而爲之序

題跋

題崔元亨所著亡弟崔永復行實後

余記甲午乙未歲與博陵崔元初會於西湖之上元初
時爲淮南行省宣使善辭章其氣充然其言粲然一時

始豐藁卷三

四

材俊罕及也其後余避亂邨疇不見元初者八年意元
初躋膴仕矣一日在友人几格上覩一巨帙取而視之
則元初所進端本堂五箴藁也旣讀已歎羨其辭章之
益工復閱至牘尾有文累數牘署其目曰述亡弟崔永
復行實驚曰永復元初諱也元初死耶攷其始末則元
初死已三年矣嗚呼惜哉其兄元亨痛之切故著之元
初有才而壽不及在朋友猶惜之况其兄耶或曰予之
翼者兩其足然才而壽者亦何限何獨於元初靳之耶
造物冥冥不可得而解姑誌其末以紓余悲云

題永思亭卷後

亂離以來平昔交游或存或亡或淪異地恒欲著懷友

賦以洩余思未能也茲游嘉禾郡齋達夷氏止善示以
永思亭記并詩一卷發而視之乃同郡朱右伯言陶凱
中立郭公葵秉心陳秉彝性初南陽堵簡無傲金華王
禕子充會于錢唐宗陽宮時止善請論著其永思之亭
而伯言實爲之記中立秉心性初無傲子充暨一夔六
人者爲之賦詩止善宦遊來歸亦僑嘉禾近地用以諭
余余按而數之無傲已死王事子充在江東性初亦去
之大江之西其存其亡未可知也伯言隱居越上中立
秉心還鄉郡而余畱浙西則皆幸而存思欲復敘前好
邈不可得乃得見其文辭翰墨於尺楮之中諷詠摩撫
豈勝故舊之思然以歲月攷之距今十有一年耳豈意
十四年九月某日題

誄

黃處士誄

至正十二年十月處士暨陽黃先生諱禮字子敬年九
十卒旣葬于湖州花城之原其子溥辱與余游乃撫其
行實而爲之誄誄曰

維黃之出肇于軒轅其後有國江漢之濱至於春秋助
齊有勳有熊疾之覆其宗禋散處朔南族類實繁爰至

東京光大而文憲賢視顏香孝視騫瓊位三公琬悟絕
羣亦有允也罹黨錮寃其本裕裕其源渾渾至宋叔世
有提刑君有德有烈阜蓋朱旆維此提刑其產則聞其
來于越則仲子所實處士祖始爲越人處士之生端一
靖溫詩書爲宅禮義爲垣云胡不淑遭值不辰宋祚訖
繖海寓揚塵斂其所有靡途可遵欲潔其身曷養吾親
乃棄觚翰刀筆是循處吏之汗擴儒之仁以濟時艱非
志所存雖嗇其施而裕後昆是有合子學富行純西游
吳興克昌其門有田有廬以奉晨昏處士婆娑九十其
春德與齒隆而位弗臻此天於物翼足惟均達人知足
抑又何云惟古之道諡實行因無位有號亦誼之敦我
實小子不敢瀆陳累行布辭告于多聞嗚呼處士有永
其芬

書

通危大參書

一夔無所肖似蚤嘗從事科舉之學旣而屢試有司不
利度不足以自立乃復求古人之道於其文辭之間殆
若有所入比以亂故寓迹浙水西屏去舊所習專取經
史傳記與凡諸大家集伏而讀之含咀其英華規模其
步驟益若有所得然亦頗自期許故雖處亂世饑寒逼
迫不忍棄此妄有所圖苟富貴於一時也顧以不得取
正於宗工是惡近識貢尙書持所爲文質之尙書見謂

有作者風且期一夔有可以至於遠者乃稍自信而獨以未見閣下爲恨厥今朝廷之上以文章致位通顯繫天下士子之望者閣下而已竊嘗觀於閣下之文屬辭陳義深厚爾雅不豐不約動中矩度其言的然而實其態或然而光其味幽然而永蓋由閣下受業吳文正公傳授既有端緒若清河范太史蜀郡虞內翰又皆身親炙之涵採充暢本實支茂其發也足以信于今而傳于後如閣下者非一夔之所願受教者乎去年會陳編脩嘗以所爲文五首與之商摧久之編脩君謂一夔曰吾嘗以子之文致之中書危公矣公必知子一夔因竊自念去閣下四千里紹介不通贄幣不脩俯仰拜揖不至

於前遽然以是區區者取知於左右不以簡乎益自悚懼今年謁後禪師於天竺禪師所嘗過從者且與閣下有夙昔之好間語及此禪師則曰危公盛德人也位愈高而心愈下望愈隆而守愈約取人以言不以繁文曲禮子毋讓又謂一夔曰宜更以所爲文達之使危公得子之悉輒不自揆乃復寫所爲文十首而并陳其不敏介禪師以達焉惟昔秦少游之未遇也曾文昭公在史院參寥子實薦其文文昭稱其言辭瓌偉閎麗言近指遠至謂如獲明珠大璧當時少游於文昭紹介未嘗通贄幣未嘗脩俯仰拜揖未嘗至於前也而相知之深不啻如父兄之契姻黨鄉曲之舊何哉鳴聲相應仇偶相

從也然而古人不相見而相知者蓋有之矣一夔雖不敢竊比少游而閣下汲士之量不下文昭公禪師樂善之意不異參寥子今者相須之迹若可以自附於此伏望閣下廣樂育之義如文昭公答秦少游故事賜以一言之教至幸至幸一夔今年四十有五晚節末路得列於作者之後則區區之志不孤矣以天之福拜閣下之賜於他日亦未晚也惟冀矜察

謝危大參書

一夔邈往下風之日久矣願以時艱道阻不能北走四千里遂其願見之私去年陳編脩來南一夔以所爲鄙文五首與之商摧然不敢率易求知于下執事也不意

始豐藁卷三

八

陳君以鄙文達之鄭博士而鄭君竟達于左右夫以陳君之薦揚鄭君之貢送其意則誠美矣揆之於禮則非所當然也今年三月訪後禪師於錢唐知其與閣下有疇昔之好閒語及此乃疏其所以簡慢之由值以近所爲鄙文十首介禪師以達庶幾於禮或一得焉計猶未達俄六月十七日入閩詔使道出嘉興召一夔來前道閣下之意授以建寧教授勅牒且謂危公得子之文如獲祕寶校官之擢筮仕之階耳未足以盡子之才也一夔驚喜出於望外始知閣下以向之所致區區者遂加獎錄初不計其識與不識而求之之禮恭與否也自非閣下盛德宏度同符古人疇肯若是一夔前書妄引曾

文昭公待秦少游故事爲比以今觀之實類焉夫以一夔之疎陋何敢上儼少游而閣下汲士之量視文昭公則又過之何也文昭公之於少游第賞其文而他日校書之命則不盡出於文昭公也今閣下於一夔不徒有取於其區區之言又使蒙一命有可以至於遠且大則誠厚矣荷德何可云喻未克拜謝茲值鄭稼便謹布向往之忱伏惟照察

墓誌

顏欽若墓誌銘

天長顏惟中時若旣克葬其兄告於徐一夔曰哀哉吾兄欽若之死也昔在至正十四年之夏寇至天長移家

始豐藁卷二

九

吳門避焉甫三月吳門陷自吳門趨錢唐甫三月錢唐又陷乃絕浙而東旅于上虞者三年旣又東土弗靖復折而西以松江僻在西州一隅僑于華亭之青龍鎮又三年而吾兄以脾胃疾死矣二十三年正月二日也得年三十有二臨終執惟中手訣曰吾志未嘗敢後於人吾弟所知也而今死於流離之地豈非命耶是可哀已吾宗本究國公後靖康之亂金人蹂中原稍徙而南至于淮安之天長家焉稱千一總轄者初居天長祖也自大父至吾父用貲產起家吾兄少負奇氣不伍鄉里兒居當南北要衝名人魁士往往過賓其地輒延致于家資其間見而名人魁士見吾兄言辭意氣亦退謂人曰

顏欽若奇士也不可失之平昔自謂功名可立就嘗用明經試于有司不利輒曰此不足置胸臆閒也比寇至白于大人請散財鳩民以保鄉里可用以樹勳業大人止之曰財非吾惜也顧汝諸生兵事非所素習恐致不救不若姑避之耳重違父命而止方謀避兵而大人遭疾遂至不起吾兄哀毀幾喪生老母在堂諭之曰汝父已死我不欲生耶乃稍自節哀率惟中經紀葬事且戒勿以動勳薄吾親故自始喪至於奠窆反虞無違禮既襄事奉母而行凡便養之物率令惟中先至而集而已奉母隨至以故吾母雖涉險阻恒若在家然有一二姻家亦同行飲食起居視同一家前後五六年如一日

始豐彙卷二

十

嗚呼以吾兄之材與行詎意遽止於斯耶先是一年吾嫂卒後是二年吾從子二又相繼卒是又重可哀也已道梗未能返葬邑入前鄞縣丞任某捐地一畝許在青龍鎮南亭橋之原遂以卒之年二月十七日奉吾兄權厝吾嫂柩焉惟中重哀先兄既遭亂世又不永年而齎志以歿嘗念乞銘於立言君子以白其志苟死者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地下而未有所屬先生慤而文幸哀而賜之銘余不識欽若凡見吾友與欽若游者言欽若之死有歎息者歔歔者涕泣者曰斯人而止於斯耶則其人之賢可知也今其弟克葬其兄又乞銘以圖永長存則其兄之賢又足徵也余雖不佞銘其敢辭耶欽若

諱惟臣祖諱仁壽妣殷氏父諱奇母殷氏妻徐氏卒時年三十男某卒時八歲女某卒時二歲銘曰

生也時不值乎洽熙死也壽不登於艾耆何賦材之孔良而受數之獨奇玉在璞而毀木旣拱而萎吁其可悲元故敦武校尉益都翼管軍上百戶鄒君墓誌銘

始豐彙卷二

七

自處涉獵經史務通大義旁至醫藥書數音樂亦皆習之初江南平其父以敦武校尉益都翼管軍上百戶從其帥出鎮宋都至正初謝事歸鄉里君例當世襲不忍輕去膝下其父戒之曰此世澤也爾勉之乃始告襲階換進義校尉六年丙戌峒寇犯汀漳從江浙行省左丞忽都不花討之能以一旅之師破其前鋒進階敦武校尉十一年辛卯海寇起台州從江浙行省左丞孛羅討之寇恃海頗易王師君帥善水者駕舟身先士卒迎擊敗之賊旣歛附賞賚銀幣有加君位雖偏裨而通敏有才識凡民訟涉于軍者有司移軍府共理軍府每屬君處決人不以爲冤杭支郡瀕海民私鬻鹽軍府歲遣一

百戶之兵鎮之而軍府每遣君行巡禁有方民不敢犯
斬寇犯杭之歲君適在鎮有羣不逞欲謀響應君日夜
治部伍以讐伏之無一人敢動者張氏繼陷姑蘇浙以
西震恐有官資者多趣附之君切齒怒罵自度年且老
力殫援寡徒死無益乃屏居峽石之野峽石其所嘗鎮
處也既而以病終二十六年丙午九月十又四日也君
之生以大德三年己亥七月十又七日享年六十有八
妾同郡李氏繼田氏胡氏子男五人長觀山東義兵千
戶後君一年沒于王事次課廬早亡次確次益次勉江
浙行省宣使女二人長適李繼先次適同知萊州事周
仲彬孫男三人曰守信曰瀛曰浙孫女一人曾孫二人

始豐叢卷三

十一

確有至行以君歿之年八月丙申卜葬於錢唐縣鳳凰
山擔水閔之原既葬猶惇然如在疚持其友周昉所爲
狀再拜請曰先人不幸賞志以歿不肖孤欲圖其不朽
他不足爲也惟先生哀而賜之銘爾余辭不獲乃爲序
其世次履歷因歎鄒君以偏裨之將而行可以範俗材
可以有爲而今制文武殊科卒使不獲究其所施而乾
沒於亂世惜哉銘曰
懿厥胄膺自邾由武弁五葉以世襲材豐行完用則黜
遭時不然氣愈崛有欲聞之視茲述

鞠隱先生墓碣

鞠隱先生諱嗣壽字得仁姓朱氏世居台之臨海十一

世祖希述仕宋爲殿中侍御史六傳至宣撫司掌機宜文字友直始遷仙居之東門又六傳至鄉貢進士懋先生之曾大父也大父智父元豪補武學生母應氏繼金氏先生幼聰悟讀書數行並下日記近萬言爲文辭濡筆伸紙立就汨汨千數百言若不煩構思者鄉校師奇之台自金華王氏得考亭夫子之傳講道上蔡書院從者甚眾而性理之學日盛先生旣長謂學不出此雖多無益也遂研窮濂洛諸書究極歸趣後凡爲文辭其爲說必本之性命之蘊不爲華言綺語以誇耀世俗同郡紫巖周先生潤祖學術爲鄉里推重少與先生同舍相見論學先生高見層出周先生斂衽歎服長潭陶君凱

視先生差後出亦以文學知名四方每見先生輒以師禮待之先生嘗言世俗爲學不過資講說助佔畢求其躬行之實蓋有媿故其事父母凡力之所可爲者必盡力爲之父母歿哀戚幾毀治冢壙必如法不貽後憾其處兄弟間懼夫情誼之或乖也作順德堂以示意其弟旣分財異居而家頗落其歿也諸從子貧不克葬出已財葬之一不以累其子待宗黨不以貧富而禮意有厚薄鄉人稱之春秋祭祀必遵先正家禮時物不具則不以薦教子孫必以讀書爲先務且戒之曰不讀書非吾子與孫也夕則坐堂上召其子與孫來前以序立問其日所事事申訓之至三鼓乃退以爲常其見諸行事蓋

如此忠介公泰不花貫台州進士及第及其躋要路見
台之老成前輩待之如鄉先生而待先生尤厚以薦于
朝時先生父已歿一日聞之貽書謝曰祿以逮親爲榮
親已歿矣不願仕也公亦重違其志而止晚謝家事治
別業於東園引流種樹以自適時鞠數十本曰鞠有隱
操吾實愛焉乃自號曰鞠隱學者尊之不斥其姓字因
稱曰鞠隱先生以至正十五年乙未十月廿又一日卒
年六十有九其配呂氏有賢行先十二年歿子男二長
公立次公成俱能世其學公成先四年卒女一適同邑
楊弘祖孫男六曰木曰松曰棠曰棊曰棣曰楫孫女一
適同邑呂志尹曾孫男口人曾孫女口人皆尙幼先生
歿十有一年公立奉柩葬之縣東門外若干里鄉曰慶
雲山曰石牛原曰東畧且奉其配祔焉實二十五年乙
巳正月二日也公立既襄事謀於其友安陽韓君諤曰
墓銘未有攸屬韓君曰銘非徐君不可遂來請銘銘曰
爲學尙理而不尙多爲文尙質而不尙葩道不行于時
而行于家斂華就實厥德孔嘉其歸也全抑又何嗟

始豐藁卷之四

後藁上

徐一夔大章著

雜述

正統問

友人周元亮其先嘗仕宋相見輒言宋事閒從余涉西湖上萬松嶺訪宋氏故都藉草而坐因及於正統之說余曰言正統者以天下爲一則以正統歸之眉山蘇氏有云正統云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元亮曰宋之太祖旣受周禪平江南平湖南平嶺南平荆平蜀至於吳越恐悚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此見四明陳氏著續通鑑綱目其書太祖崩曰宋主趙某殂至太平興國四年始揭正統歸之豈非以河東未臣而以敵國例之歟余曰非也太祖之北征也嘗因河東謀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閒何爲重因此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遂不致伐以此觀之則河東之不足爲正統累也明矣彼陳氏之書夫豈至當之論哉又曰或曰其說本於朱子余曰朱子之答陳安卿也曰如以正統則秦初未可當必平一六國而後在秦晉初未可當必滅吳而後在晉隋初未可當必滅陳而後在隋因言如本朝亦必并河東而後

在本朝朱子誠有是說矣竊嘗觀其答問之意以謂由唐而下正統在梁梁之統在後唐唐之統在晉晉之統在漢周氏篡漢廢湘陰公贊其父崇自立於河東則漢之統猶在河東故也據朱子之說而以當時大勢度之于秦于晉于隋是矣于宋則有可議者何以言之六國之眾可以敵秦初之秦吳陳帝有江南可以敵晉初之晉隋初之隋區區河東而欲敵宋初之宋以一敵九小大不敵昭然可見此必朱子一時答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而況太祖之生符明宗宮中之祝至其受禪因陳橋六軍之變天命人心之所屬實開三百一十六年有道之基不以正統歸之可乎陳氏之書蓋用其大父所取伏羲以來至祥興事類爲四言叶以聲韻名曰歷代紀統與其父泌做綱目例尊紀統爲經而疏其始末爲傳以行者如曰本於朱子則是持其未定之說而以爲是非忠於朱子者如出臆見則未敢以爲至當元亮良以子言爲是爰著于篇

歐史十國年譜備證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陽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始信其改元歐史所據者以此所以不他見者疑其年號止行于國中而不

行於外國後并諱之至正中余避亂海甯州之東有姓許者嘗闢巨室得古墓一內有誌輒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驍勇有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也惜乎歐公未之見爾鏐殄巢殺宏誅昌以有兩浙之地又貢獻中朝不絕若無稱帝改元事當唐明宗卽位之初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涉慢重誨大怒會使臣烏昭遇韓玫使鏐還朝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遂奏削鏐王爵鏐蓋有激而然而鏐卒之歲實爲明宗改元長興之壬辰則寶正六年之明年也重誨被殺當長興二年夏而元瓘自陳復鏐王爵則在重誨旣死之後故元瓘襲位不復改元其事可見已

始豐叢卷四

三

以余觀之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故得賜玉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官殿官屬皆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至如俊者以分言之一陪臣爾亦授前項職名儼然行帝者事矣奚待重誨見絕而然歐公去五代未遠故老所云蓋可信也當時十國皆非中國有鏐之稱帝改元與否亦不足較第錄所見以備歐史之一證云爾

蘇頌濱論馮道甚怒

馮道更事四姓九君歐陽公譏其反面事讎虧大臣節

獨潁濱論其事而悲之其言曰道雖爲相而權不自己出當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外禍亂之作非其過也其相明宗能以恭儉勸之十年之內中國稍安耶律德光滅晉大肆殺戮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設俳曉之德光爲罷殺戮周太祖舉兵覆漢勢張甚道待之如平日太祖意沮乃陽使道迎湘陰公道未返而太祖篡漢潁濱且曰方之於古可視管仲晏子又曰管仲召忽同事子糾桓公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之以道比管仲則功不及耳崔杼與晏嬰同事莊公崔杼弑莊公立景公或謂晏子死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卒事景公其後爲齊名卿若以道比晏子庶幾無甚愧也其說如此而謂議者黜之曾不少恕蓋指歐公也余初疑之及讀詩至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反覆玩味其辭見周公之作是詩蓋甚傷之而無譏切之意則知潁濱之論亦詩人忠厚之遺意非立異也嗚呼道更事四姓九君論者且猶恕之至比管仲晏子君子不幸視道猶有可議而好爲過情之論者且又甚之何哉

述談

余過吳見大夫君子談屬邑何氏妻之烈未嘗不悚然以敬也其歲己酉何以上戶充里長役當集里所出糧萬石有奇以輸官府國家於糧事設三限以期民之入

比入末限而何所集糧虧數甚夥督糧官懼其累已械
繫何且日加鞭箠終不能集仍追其妻來以加於何者
加之其妻恭然不能當也有督糧吏見其姿美麗且困
甚欲私之竊致殷勤曰糧事在我卽從我我能追汝其
妻面發赤不答吏以爲頷己使監者移置別室稍縱之
是夕二鼓往私焉稍推戶入其妻奮曰必此吏來大呼
有強暴至左右鄰伴弗覺吏強迫之且詈且搥其面聲
勢俱厲鄰頗駭稍稍持燈燭至至則吏已遁去手血猶
淋漓也當是時何氏妻奮柔爲剛以摧無禮推其心雖
有刀鋸不見其利也雖有鼎鑊不見其熾也雖有虎兇
不見其猛也彼所見者獨其眇然之軀金玉不足以喻

始豐藁卷四

五

其貴冰雪不足以喻其潔也不其烈哉余觀世所稱貞
婦以奇節懿行自見者多在平居無事時今何氏妻離
去閨闈被繫械受鞭箠而必欲集其夫所不能集之事
此其所遭爲何如也於此而其所守猶確然不拔吾寧
不爲之悚然以敬也哉召南之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
夜謂行多露序者以謂強暴之男不敢侵陵貞女而作
嗚呼彼督糧吏獨何人也談者請述其事余固述之以
爲乘約肆淫者戒焉何本元室右族其妻某氏出也蓋
有家範云

解

臘月牡丹解

按牡丹生巴延以西及褒斜道中其名僅列於藥品人不之貴也唐開元天寶以來人始知貴之自宮禁邸第以及豪門巨族莫不競植且致名品以相誇其品有姚黃魏紫之類凡七十餘其花有天然富貴姿態第花品者以王目之貴可知已太凡植物皆乘陽而發但所乘之氣有豐有嗇其葩萼差不同耳他植如桃李諸卉非乏可觀之色由其所乘之氣稍嗇故隨其所賦各獻妍耳牡丹發當春暮其時陽和畢達所乘之氣太豐故其發也穠芳麗豔姿態之富貴有非他植所可比並此其凡也然未見有固陰沍寒之時揚芳發豔如春月者也顛上呂氏世以詩書名家至仲善有材而文旣被徵手

始豐藁卷四

六

植白牡丹一株于其園館而行久之仲善官太常坐弗愼犧牲事謫耕淮水之南旣而有旨凡官而謫耕者與之爲期悉使歸視其家仲善之歸則洪武六年冬十月也仲善旣抵家兩閱月所植白牡丹揚芳吐豔於冰雪中狀若玉盤盃照映風日人皆異之九年春仲善起自謫所來爲杭郡幕官閒以語余余曰之曰夫植物無知者也以君家牡丹言之謂之無知固不可謂之有知亦不可何也使誠以爲有知耶則是花也揚芳吐豔於春月以銜其穠麗此常理也乃今於冬月見之謂之有知不可也使誠以爲無知耶則是花也自君植之其揚芳吐豔不避冰雪而適在君歸之日若有所待而然謂之

無知亦不可也昔唐叔之禾異畝同穎渾司空之木殊本連理物固有因人而自見者矣然則君家之牡丹其亦若是乎吾嘗以物而徵諸人凡人處亨豫則志得而氣滿處憂患則志摧而氣沮夫人而然意者處亨豫之時猶春月之牡丹處憂患之日能不摧于困而思自強不病于餒而思自充則猶冬月之牡丹不爲冰雪所挫而以穠豔自衒耳則是花也發於冬月豈偶然哉是則同穎之禾仁之孚也連理之木德之暢也冬月之牡丹處困而亨之徵也抑又何疑試以改官之日推而數之距牡丹發榮之月僅二閱歲其徵不亦昭昭已乎今而後吾見君揚鑣郡國之間鳴玉廟朝之上光榮烜赫如牡丹之盛可計日而待矣非佞也庸敢誌之以俟

始豐蒙卷四

七

說

春江圖說

有爲長生久視之學者更其字曰春江其侶有善繪事者圖春江貽之余按而觀江流汪洋浩漾桃花爛漫在江之游輕波細瀾乍貼乍起若吐若納其出無窮而落英飄墮中流與波瀾相逐紅明綠淨若濯錦然有以見狀物者得春江之妙其人請曰吾道人也聊以自見願子爲之說余觀天地閒動者植者流者峙者莫匪一氣之所爲而水之爲物生於天一成於地六氣之所由始維此春江非若夏潦之淫而其流也暴非若秋潦之收

而其流也縮得天地冲和之氣焉吾聞神仙者流務完固神氣以爲長生久視之本是以谷海之內納之而盈使不至於暴吐之而虛使不至於縮養其冲和之至故能後天不老與造物游此其似乎空同道士嘗言所謂神仙亦氣之聚耳漢言安期生唐言鍾離權呂洞賓是皆氣之聚者其說是也因觀春江而得養氣之術述以畀之

贊

人謂瑞光井贊

有序

華亭縣治之西三里有寺曰超果附寺西偏有井其深

若干尺周六尺有奇泉紺寒有味寺之眾仰以食而邦

始豐藁卷四

八

人之有疾疫者亦取以甦焉洪武初余游松江寺主僧常爲余言井舊有神物潛泳其閒狀若虺而其色黃邑人謂之金鰻號金鰻井宋太平興國中有僧慶伊者得觀音大士像乃錢武肅王宮中所奉以祈懺者未有妥靈之地一夕大士夢伊曰吾與若俱之雲閒遂奉以來今寺所奉大士像是也初像未至縣十里而近光發寶髻上且引而南時茲井亦發光與之貫若相迓然故又號瑞光井吾菩薩大士雖示現無方所而茲海隅化爲佛地以饒益諸眾生者實茲井發祥之力松江志載伊奉像事而略茲井數更兵燹碑刻已燬獨井欄所刻井名僅存願有述以示來者贊曰

地際南陲其勢龐洪孰鑿茲井風氣攸通黃祇孔靈祕
奇蘊異如給孤園待佛而施巍巍大士其來自西具種
種相罔測端倪視此下土于以示現珠鬢續紛有光孔
炫是時海俗謹趨向風亦有異光發茲井中其燦縣縣
若迓而至大士戾止作此佛地其積也久其發也時去
垢卽淨道場光輝眾謂茲井具足功德於我眾生悉蒙
饒益乞更小劫邑改井存寔殊勝地宜永傳聞爰述世
諦贊其彷彿有引縞者作禮罔忽

雪庭贊

龍華院康上人慈慎有行業號雪庭靈山竺隱師旣爲
之陳義復持卷請贊贊曰

始豐葉卷四

九

我觀諸相靡慘弗汙彼至潔者其惟雪乎質也自天隨
地而積如以物喻惟玉其匹玉猶有瑕雪則無之欲加
之涅其何所施上人佛者夙修白業宴坐中庭有見于
雪惟此雪者洞澈中襟見不以目而見以心大道之根
本無所染譬之明鏡爲物所掩祛其昏翳以返靈明所
證非雪所依非庭顧我俗士執文滯相願示悟門以破
諸妄

陳節婦敘贊

蜀人王宗常隱居東海之濱以著文爲事一日貽書錢
唐謂予曰所貴於古文者以能發揮忠臣孝子義夫節
婦之事暴白於天地之間使天下後世有所感激而奮

起也鹽邑人陳思恭之妻莊氏守義能爲眾女婦之所不能爲吾嘗傳其事用致于執事者請試觀之幸賜之言焉予發書閱已徐取其傳按而讀之歎曰王君固善爲文向非莊之奇節懿行有以發之亦安能如是之偉哉蓋莊泉南人也思恭以商至泉南遂贅焉踰年而得子思恭遂去商海上三年不返人以思恭爲死矣隣媪或諷之嫁莊曰汝以吾夫爲死耶見之者誰峻斥之又二年而其夫果生還居亡幾何思恭復去商海上旣出海乃遽溺死莊乃仰天大慟曰吾夫卒死於海吾非精衛惟有守死以報之爾旣而有復以言節之者曰今則可以嫁矣莊泣語之曰吾未亡人耳婦人之義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胡爲而出此言也且指其遺孤歎曰吾夫雖死吾夫之所以遺我者固在此也遂不復有勸之嫁者莊寡居時年二十有五今五十有八矣教育其孤至於成人其孤寶生名彥廉字者是也

始豐彙卷四

十

贊曰陳節婦之守義蓋其初已有確然不可易之見固不待夫之生與死而後決也何也其初不信其夫之死卽其後日不死其夫之心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節婦之謂矣秉彝好德人莫不有而灼見者鮮莊以一婦人能之嗚呼賢哉

辭

望雲辭

常君德新醇慤有至行其家在不陽翼城縣之翦桐里
蓋唐叔所封地也異時常君嘗仕爲汴省檢校官有善
譽及歸國朝調浙上巖官而其母夫人畱翼城以道里
遠遠弗克迎養請于上官歸省上官以常君職治鹽筴
在出納之司又難之常君思其親不置用狄懷英故事
大書望雲二字于壁以繫其思徵言於余乃爲賦望雲
之辭以紓其情辭曰睇彼雲兮天一方我有母兮遠隔
太行吾胡此縻兮弗違以將曾不如彼雲兮其飛悠揚
目力苦短兮心緒苦長安得乘雲兮返吾故鄉奉吾母
兮樂以康

頌

蓉峰處士宋公哀頌

始豐藁卷四

十一

今上初天下既定會材興治以建丕圖首起今內翰宋
公濂于金華山中旣不得舜乃戒裝來覲上置諸帷幄
以備訪問已而職教東朝旋載筆後省日見向用公之
立朝雄辭鉅筆足以名世而不自以爲高博物洽聞足
以服眾而不自以爲足故自上以及在廷之臣莫不加
敬不欲一日去左右而公之先府君蓉峰處士年則八
袞矣自念身備朝著而親年日高遠違晨昏之奉人謂
斯何恒不自安乃力懇于上上憐之予告歸養於是公
之去其親于茲三年矣旣抵家日奉觴爲壽父子驩然
居無幾何處士竟以微疾棄榮義殆若有待者則公之

急於乞養亦豈偶然哉是其至誠惻怛之心有以感致
如此不然使不得奉湯藥於其親垂歿之時而其終天
之憾爲何如也一夔未嘗獲拜處士而親炙其德容辭
氣及考潛德之一二與其所以垂祥而委祉者輒自誦
曰金華宋氏與眉山蘇氏相類蘇氏自贈職方君序以
高行弗用於世至其子祕書洵遂以文章擅名天下今
處士無愧職方君以公視祕書亦莫能或之先後其有
不同者彼當宋室全盛之時而此屬更化之初稍有差
耳嗚呼處士之死可謂有不死者矣公哀不自已旣自
爲旰表以述先德復請大夫君子爲文辭以相其哀辱
不鄙余而亦有請敢撫其槩而爲之頌焉處士諱文昭

始豐藁卷四

三

字文靈蓉峰處士前集賢院所錫號也頌曰

猗嗟處士葆貞毓醕氣沖以肅貌和以仁孝以事親誠
以接物暴以義摧隣以恩恤維孝則純維誠則壹恩匪
勦強義匪矯激猗嗟處士美集于躬宜耀于時而嗇其
逢其蓄旣厚其發斯豐是生令子蔚爲儒宗猗嗟處士
人孰不死相其攸終與草木比惟處士之死令聞不已
令聞不已惟曰有子寶婺之墟有歸蓉峰仰止令德與
峰俱崇於惟小子曷克形容于以播之用慰孝衷

賢母頌

賢母者金華葛秉仁之母也秉仁之母年幾三十而寡
誓全婦道今老矣不愧於初誓秉仁旣長大成人念其

母之有賢行請于大夫君子爲文辭以表之亦孝事也
爲之頌曰

靖惟婦德惟淑與貞兼斯二者則有賢名其賢爲誰曰
有葛母自讀女箴動弗敢苟言歸于葛婦道以全夫何
芳歲竟失所天旣失其天誓靡他適確然自持匪席伊
石旣有兒女亦有舅姑以養則老以育則孤其節如茶
乃遂所願九京可作不覩于面中古以還風教陵夷柏
舟之錄孔子傷之矧茲涼薄罕知自守或視其躬見金
不有其克守者嗚呼幾希爰有葛母實婦之師文山之
陽葛母是宅里入賢之或過則式我見其子益知母賢
是用作頌以播于篇

始豐藁卷四

三

銘

眞率齋銘

有序

杭之耆彥有顏其齋居曰眞率者是爲楊懋臣先生先
生爲人平實簡易杭在東南異時湖山之美邑屋之麗
陸海之饒甲于天下先生方少壯家饒於財視酒如漿
視肉如糞宴游嬉戲殆無不足於意者晚乃斂華就實
凡所以處已接人者略去邊幅作止語默一皆出於自
然無纖毫矜持意有晉人夷曠之風焉或謂之曰斯人
也被服周孔之教而學爲嵇阮之流揆之名誼無乃非
所宜乎余解之曰俗之弊也久矣僞言僞行相先爲智
相高爲賢比比而是吾方以眞而率之爲貴而子胡謂

不然夫禮始於飲食至德之世上如標杖其民野鹿窪樽而抔飲其禮蓋亦率矣然而皆本於真也夫真與僞對出乎真則入乎僞真則率僞則百計萌生無所不至矣是故孔子言禮其稱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先生以真率自見古之道也何足怪乎乃爲之銘銘曰

君子之履惟適之安弊精神於思慮之外勞筋骨於俯仰之閒此可以媚於世而非所以安吾天夫惟大羹不和大圭不琢體本自然反澆爲淳斯德之全守之以恬其永無愆

碑

黃龍祠碑

有序

始豐莫卷四

十四

黃龍祠在西北山之陰自其趾斗折而上有巖竇豁衍不合如螭水泉紺寒深不可測旱不縮而潦不盈有龍居焉故老相傳曩夏雨初霽時嘗有神物蜿蜒卧于松上其氣茱茱然而黃蓋黃龍也故世號黃龍洞祠在洞側以栖龍神宋淳祐閒無門開禪師有道行嘗說法龍興之黃龍山而歸卓錫茲山之麓見洞中嘗見光怪禱雨輒應或謂龍隨師至時孟少保珙從師咨決心要遂捐財爲之建寺而師因請龍神爲之護法於是始有祠時天旱理宗延師入內祈雨師請退而默禱未幾帝遣內侍問之師對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已而大雨自是無雨輒禱禱輒應當是時嘗封龍爲靈濟侯錫祠額

曰護國龍祠矣至正末兵燹大作湖上之山俱赭龍蟄不見祠因就燬歲亦多歉寺之僧有各祖吉者屏居南山石屋一日歸視得度之地盡爲瓦礫慨然欲振無門之風乃灑埽林徑詣洞視曰祖道弗墜也龍其來歸乎遂募緣興造而皈向者日至肇作奉佛之堂餘屋規以次就而林壑亦勃然有生氣洪武七年六月天久不雨民皆憂惶杭衛都指揮使徐公某浙省參政徐公某李公某郡守王公某相率致禱甚虔與神約不出三日當雨且曰卽三日而雨當新神祠使享有血食神無我違吉亦用其法如其祖之默禱以副其意如期果雨時雨猶未足越三日致禱如初又得雨乃命有司具木石而

屬通判王佐董其事以十有一月甲子卽其故處審擇面勢作爲祠屋棟宇翬飛丹堊炳煥林壑改色用以揭虔妥靈題曰黃龍祠從世所稱也夫神依人而行者是故古之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深恤民隱故方面官臣遑遑焉以救菑爲務匪神之貺其何以慰安之哉廟祀以報之禮也乃作銘曰
新廟翼翼在彼山北伊誰作之實維方伯有嘉方伯所重民命早旣大甚下民告病有嘉方伯維神是依刻日請雨神不我違靈貺具來報事敢稽吹簫擊鼓北山之下雖無瓊醴亦有酒酌雖無玉饗亦有束脯靈風颯然林色爲暝神之格思匪物伊誠自今伊始報事弗怠年

穀順成物無疵癘永衛佛天廟食世

記

舊時月色軒記

天水趙公範清茂嗜學其先宋室支也別居鹽邑之東有年矣頃歲兵燹甫息作新軒于其故居之左題曰舊時月色屢請余記余謂公範吾不靳子記也獨念月色新舊一也夫豈以新而加以舊而損哉今子言月必曰舊時月色吾不知所以記公範曰此特自吾所見而言月耳非謂眾人皆我同也幸勿以眾人之見而狹我吾嘗徙倚軒楹梅雨初霽月行太虛中光彩注射地上瑩若霽雪徘徊顧盼中夜不怡者久之其故何也吾家盛

時廩有餘粟簾有餘帛夷庭廣廈涼堂燠館嚴邃靚奧起居出入如列仙所居天下無事上令下供有程不徵而集胥隸跡不及門戶司吾平者雖欲鷹擊毛鷲爲治了無所施寧有譴阿之及吾父兄伯叔雍容閒暇討論墳典之餘第謀爲樂良夜方永月色在戶庭薄具清宴醞有內法肴有珍羞廬兒按箏家姬度曲至夜分不寐自更多故一觸心一舉目皆非向日獨見月色宛宛如舊時誠不能釋然于懷也先生其謂斯何幸有以解我余歎曰嘻處憂患者不忘亨豫之時在荒間者恒思宴樂之地此人情之大較也獨子也耶吾試與子論月夫月由死魄而至於盈苟弗繼之以虧則太盈矣太盈非

天道也由生魄而至於虧苟弗繼之以盈則太虧矣太虧非天道也盈而虧虧而盈恒相因於無窮此月理也子寧以境而二其觀哉古之至人一死生齊得喪而生物於物者有見乎此也雖然吾非其至者然亦有所授爾子不謂然秋中之夜子幸開軒待我我將爲子邀彼明明者酌而問之

馮氏義塾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蓋嘗攷夫家塾之制曰家有塾云者非家置塾也合二十五家爲閭閭左右有塾擇士之仕而休者爲之師以教其子弟較其規模視彼庠序雖若稍狹而其教條之施彌導輔掖

始豐藁卷四

七

之具蓋亦初不異也自夫學設于州縣而二十五家之塾缺而不修遐墟僻聚非乏俊秀去遠城邑莫知所向徒負願學之志君子病焉海鹽治之東十有八里地曰沙腰實斥鹵之處馮氏世居焉天麻中有號梅軒處士者諱某字某病其鄉閭無有講學之地創爲閭塾殿堂齋廡略如學校而以田一百畝入于塾擇勤敏者掌之而以其所入延士之有學行者爲塾師使馮氏與其隣里之子弟入學于塾且給午餉使竟日不替于學後至元初知州事趙侯孟貫義之署爲馮氏義塾俟有成效將請于朝如書院未遑也至正初塾燬于兵其子諱某者更作之而禮殿未備會官府計田以賦而塾有田不

能獨貸其長孫椿集其諸弟議曰塾之設吾祖義事也
使以塾田而充賦則塾無所入而已成之規隳矣吾其
以家田所入當塾田之所輸則塾可存於是諸弟躋之
而塾有教養如初椿且將與弟完塾之所未備以畢其
祖之志遂以記請余歎曰嗟乎古者教人之法蓋甚備
矣夫以二十五家爲塾則家無不學之人矣家無不學
之人材惡乎而不成俗惡乎而不美矧夫黨庠遂序之
教又益詳哉後世不知本此其不古若也固宜詎意今
茲乃有倣古學制以淑其人如馮處士者乎余見多貴
之家不藉以縱其豪猾則用以莊嚴二氏之室廬以覲
非望之福而已遑及此哉若處士者其亦可以謂之知
義者已處士旣創之於前而其孫又克承之于後使不
至於廢墜繼自今瀕海之上俗有慈讓之風人有士君
子之行有以見義塾之化底於成矣

赤山隱居記

同邑胡宗衡氏讀書赤山之下榜其居曰赤山隱居洪
武元年秋余歸自江表徵余記之余嘗觀於吾邑之山
其高且大者峰連岫接磅礴宇宙如重城厚郭聯絡縣
境之外而其光氣上屬層青積翠與霽霄競爽至於隴
洪內蓄或聚或散聚者龍驤散者蛇行望之膚理皆赤
去縣四五里孤嶂峙峙狀若版築梯級千仞赤埴墳起
所謂龍驤者也是爲赤城晉孫興公嘗賦之矣由赤城

西行三十里乍斷乍續前岡後阜蜿蜿蜒蜒或起或伏
所謂蛇行者也膚理明潤巖岫綺錯是爲赤山視赤城
尤佳絕宗衡之居在焉宗衡之先居此久矣其尊人叔
輝甫猶以奇槩未集別作穹堂峻宇以萃其勝宗衡有
志於學將擇幽雅之地以務進脩爰潔茲室每晴霞燦
爛衣被林木與山爭麗光彩絢耀戶牖爛如起居出入
不知視居錦官城何若茲隱居之所以名也或訝之曰
懷材負德之士有輕當世之志長往不返故以隱稱宗
衡之尊人明經制行蹈君子之軌轍當方氏卽家開府
擅爵祿人屢迫之使仕而能執志不污猶不以隱自處
今其子年方強盛有志於學固將爲世用也奚取茲義

也耶余曰不然隱有二義彼長往而不返者固謂之隱
矣而潛藏以自脩者亦有取焉何也媚學之士血氣方
剛德性未定不能不奪於聲色貨利必也耳有所不聞
目有所不見意慮有所不及然後氣沖而志壹以達三
才之情以會萬物之理以極往古來今之故德庶乎其
崇業庶乎其廣語不云乎隱居以求其志是也宗衡之
尊人嘗受易於老師宿儒其自潔於污世非固也蓋嘗
推其所學以正一鄉一鄉之人蒙惠觀其出處必有得
於解之上六相時而動之義宗衡方學以濟厥美寧不
取於此而彼之慕乎余世居山側與宗衡東西家耳自
高曾時託姻隣之好少時尊人刻厲爲學不以余之黠

昧見輒以學事相勉麗澤之益多矣柰何余阨於貧雖欲如宗衡之隱居勢不可得未免持空疎之學出游四方初謂廣其聞見可以有成乃竟迫於糊口歲事奔走卒無成效今也雖亦藉儒之力脫於流離顛沛之地猶故吾也歸視茲山面爲發赤宗衡志篤而性敏資實勝余家有餘貲不必似余之逐逐於衣食而況上有賢父以爲模範其患無成乎宋石守道先生奉符人也讀書徂徠山中學成行尊後爲胄監直講學者不斥其姓名以山配禪之人不敢有所損益無他地以人重也余竊有志願歲月已邁而志氣昏惰無能爲役它日茲山光彩煥發若濡而深若培而厚在吾宗衡矣吾將觀其成焉

始豐藁卷四

十

風樹亭記

馮李潘德全氏天性純篤往余嘗見之宣城貢尚書座上時德全之先君子甫歿羸形垢服泣而請銘尚書曰孝人也余謹識之今年秋余見之漱上其貌與氣視舊加充語及乞銘時事輒悲不自勝曰銘嘗刻諸先墓矣顧不肖孤之不能終養也每聞風樹而悲之因作小亭風樹之間庶幾孝思之所存云觀其言甚戚若欲得余之記者余揆德全乞銘時以至于今蓋十閱寒暑矣而猶若初喪然噫甚矣其戚也蓋德全之先君子有才行嘗有志於用世而僅僅爲郡縣學校官又不得上壽以

歿茲德全風樹之感所以不釋于懷也歎嗚呼昔者仲由氏蓋嘗負米以養矣其後南游于楚從車百乘累茵而坐列鼎而食而親不在是以歎曰子欲養而親不逮樹欲靜而風不停凡爲人子而不克終養者誦而悲之不獨德全也余聞德全逮養時其親位雖不高方食代耕之祿可以自贍不資負米以給朝夕也及親旣沒家居授徒取所入以自給雖三方割據足跡又未嘗出境以干時取寵而有從車之盛累茵列鼎之富以自奉也而猶若此使有是奉吾知其食將不下咽脅將不至席矣若德全者誠罕見哉吾家旣貧而吾親恩逾于義每自處以薄不使有負米之勞及壯而游四方固不敢求所謂從車之盛累茵列鼎之富以侈吾親計不過謀斗升之祿以易菽水而已而命與時違親壽已高逐祿不及竟負終天之憾當風鳴樹動之時迨不欲以生爲乃今見德全名亭之故寧不重爲之感乎善乎揚子雲之言曰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味斯言也與其養而有待不若隨地而致其力幸而富貴可以盡其心不幸而終身貧賤亦可以釋憾此區區之心亦凡人子所當知也因著潘氏亭記而并發之

蜀山草堂記

太湖之陰川迴而野迴有清曠之適是曰陽羨異時東坡先生始領第錫宴瓊林與蔣魏公接席魏公極言其

地之勝先生遂有買田築室之意崇寧初先生歸自海南因告老子朝而居陽羨酬前志也去陽羨而近有山隆然拔地而起盤亘數百畝旁無聯附號曰獨山先生愛之嘗築書堂其坳且曰吾本蜀人而茲山不宜姓獨宜去犬留蜀更姓山曰蜀云陵遷谷變其址入於金陵保寧之官寺久矣遂爲寺之別墅今敏機師以純行粹學來主保寧之席閒至茲山紺壤疏澗碧泉流動上緣丹崖白雲勃勃起自履下望見太湖黏天無壁而銅官諸山聯翩而來如列大屏以障巨浸蓋亦奇矣師因歎曰先生之所以盤桓於此而不忍去者以此也夫仍作草堂其處而師亦以先本蜀人自宋季之亂往家吳興

每有所自出之想故亦姓山曰蜀而不復其舊云嗟乎師之心卽先生之心也人亦有言適異域者見似人而喜以其類也蜀在數千里外茲山雖小苟其心有所屬安知其不若岷峨太白之高大哉是宜師與先生同有此心也或曰先生家本蜀也自葬其父文安府君後出立朝以至崎嶇嶺海而歸未始一日還蜀夫寧不有鄉土之思師之先雖亦蜀人生長東南之日久且桑門是託殆將盡空色相今而惓惓於所自出之地夫亦有所執著也耶余謂不然凡出家者以求道也而身也者道之所寄也安有求道而不念其身之所自出哉君子謂師爲知本矣如曰師雅嗜吟茲堂也瀟灑夔塵可縱吟

事夫豈知師者哉是爲記

管氏祠堂記

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皆得立廟而祔祧之制具故能展其尊祖敬宗之誠而無違德降及後世將相大臣得立家廟而因陋就簡之日久類多得爲而不爲至於士庶人之賤勢有不得爲者則又弗暇議也先正文公先生有惕於此創爲祠堂之制使上下貴賤一皆行之而無礙其意嘉矣今其書雖存而知遵其制者亦鮮淞上管氏新作祠堂奉其祖禰神主至於祭器之屬亦莫不備歲時率子婦而下盥薦亦旣成禮矣復來請曰走也邑東之鄙人也先世家吳興四世祖實以業商至茲

邑傳至於我五世矣不幸少孤刻苦自樹立經紀衣食上以事大母與母下以字弱妻與子其於追崇本始之事未之能行恒自嘆曰人本乎祖於此而不用其情其得爲人乎乃稍本據家禮作茲不腆之室以爲祠堂而吾祖之行與諱與其生卒月日亦以少孤而失諭之先生長者累年而後得始如法作主用妥于厥位此區區之心也而猶懼夫後之人弗克我承願假寵于執事者昇之以文勒置祠堂之壁詔我後之人嗟乎君子開業承世而欲傳序之遠延祚之緜亦惟迪之以禮而已祠堂之設使後人知水木之有本原禮之大端也異時淞上豪家巨室林立爭築穹堂麗館以誇奇角勝曾未有

及此者今管氏既有以迪之於前而其二子長者方以
勤謹持門戶次者且將以文學起家則管氏之澤亦未
艾也夫焉有弗克承者哉而猶惓惓假余言以詔之者
蓋憂之深思之遠不敢以皆賢必後之人也雖然彼爲
穹堂麗館以誇奇角勝者且有能言之士爲之張之則
余之記亦何嫌哉

07156

始豐藁卷四

五

余之青木所藏詩

空堂鐵鑪以精符演想管且言前言之七爲六張之風

詩要之精思之數不殊以皆賢必後之人也雖然彼爲

穹堂麗館以誇奇角勝者且有能言之士爲之張之則

余之記亦何嫌哉

始豐藁卷之四

詩要之精思之數不殊以皆賢必後之人也雖然彼爲



